

中國邊政

第五十三期

名著譯介

學術論著

▲目錄▼

如何輔導蒙藏邊籍青年及研究邊政青年就業……	許占魁
俄帝嚴密控制下的外蒙（上）……	周祉元
邊疆與國防……	學銑
悼畢生爲邊疆文化而奮鬥的趙尺子先生……	宋念慈
元典章中之判例法探索（一）……	岩村忍著 蔡懋棠譯
「成吉思汗傳」之十二（續）……	Harold Lamb著 史耀古譯
新疆之旅（續）……	台克曼著 宋念慈譯
蒙古之「鄂博」……	沈咸恒
會務報導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出版

學術
論著

如何輔導蒙藏邊籍青年及研究邊政青年就業

許占魁

無庸諱言，在整個世界上較為世人所注意的國家裡，對我國邊疆問題最重視的，應該是我們自己了，這其間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邊籍青年以及內地研究邊政的青年，當他學業告一段落後，沒有適當的出路，為最主要原因之一。人，畢竟是生活在現實的社會裡，職業的問題如果不能解決，談事業、談發展、談抱負，都難免給人以河漢之感。

或許有人以為此時此地談邊疆問題似乎不切實際，其實不然，本文願就這一問題先加以澄清。我們都知道所謂中華民國乃是合漢、滿、蒙、回、藏等許多民族所構成的共和國，其中除漢族外，一概居住邊疆地區，蒙藏新等邊疆地區約佔全國總面積百分之六十以上，我們能說邊疆問題不重要嗎？如果我們稍為回顧歷史，就更容易發現凡是能掌握蒙藏新等邊疆的朝代，必然是我國的盛世，若漢朝、若唐朝、若清朝，反之必為國威不振的朝代，如東西晉、南北朝等，從此一史實告訴我們邊疆對我國而言太重要了。今天除非我們自甘放棄大陸，可以漠視邊疆問題外，我們能置列祖列宗為我們所開創的國土於不顧嗎？抗戰八年，多少同胞死於戰場，結果畢竟光復了臺灣，差可告慰列祖列宗與抗日烈士的英靈，今天我們能不為後日光復蒙藏邊疆而努力嗎？因此邊疆問題不但絕非不切實際，反而與未來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

既然邊疆問題如此重要，我們就該加緊研究，現在世界各主要國家對我邊疆問題都在積極的研究（詳後文），我們豈可遠落人後？往者已矣，不必說它，今後自應迎頭趕上，但是研究離不開人才，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研究人才的培植，絕非在大學中讀幾年書所能為功，必須長期而深入的研究儲備，再配合國家的政策，而後才能蔚為國用，一則瞭解邊疆，從事邊疆建設，使邊疆與內地合為一體；一則針對外人分化陰謀，提出適當對策。基於這個論點，筆者認為培植蒙藏邊籍青年與研究蒙藏等邊疆問題，實為當務之急，亦因此深感必須就現有之蒙藏邊籍青年與內地有志邊政青年，輔導其就業，使其理論與實務結合，等到將來收復邊疆時，才有足夠的各級幹部人才，以故本人願就此項問題分為下列兩點加以敘述：

一、輔導蒙藏邊籍青年就業

按蒙藏等邊籍與內地漢人，同為構成中華民國之一份子，應該與內地同胞一樣享有服公職的權利與義務，但是由於目前在臺蒙藏邊籍人數太少，而其大學畢業之青年更少，每年不過十餘人，如果與內地籍大學畢業青年的幾萬人相

較，充其量只佔兩千分之一，以一與兩千之比，機會自然很微小，縱然在今天號稱公平民主的時代，婦女在若干場合尚有保留名額之規定，而婦女與男人在人數上之比，大致還能維持一比一，而邊籍青年與內地籍青年在人數上之比，却為一比兩千，給邊籍青年服公職而保留名額，與其說是理所當然，不如說更合乎憲法上所規定扶植邊疆民族的真諦。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十二日國民政府曾經公布「蒙藏邊區人員任用條例」一種，就是補救蒙藏等邊區青年在服公職方面的不利條件，這個條例迄今仍為有效條例，本來可以解決蒙藏等邊籍青年的就業問題，但是自從全國實施職位分類以來，廢除原有的品位制，並且規定初任人員必須經過考試及格才取得任用資格，從這個改變，削減了蒙藏邊區人員任用條例的適用範圍，也無形中剝奪了蒙藏邊區人員服公職的機會，目前仍然適用簡、荐、委品位制的機構只有司法、衛生、蒙藏等極少數機關，對於畢業自各科各系的蒙藏等邊籍大專畢業青年而言，顯然不適合的居多，這種情形乃是職位分類法對「蒙藏邊區人員任用條例」所造成的損害，自然可以以行政命令加以救濟，因此本文呼籲考試院考選銓敘兩部與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等機構對這問題加以重視，筆者先以個人管見，貢獻於上述各機關以供參考：

首先筆者以為凡能從大專院校畢業的蒙藏邊籍青年，必然在學識上已具基本水準，如果其在大專畢業成績能在七十分以上，其學識顯然已具相當程度，作為一個初級公務人員，在學力上應該沒有問題。

其次，就蒙藏邊籍青年其大專畢業成績優良者，其中願任公職者，併同高考或特考及格人員，施以職前訓練，訓練成績及格者，視同考試及格，取得公職人員任用資格，每年透過這個程序擔任公職人員的蒙藏邊籍大專畢業青年，其人數當不會超過十人，比起每年新進人員的九千多人，只佔九百分之一，在此比例上微乎其微。

這項行政救濟措施，如蒙政府採納，不但貫徹了中央優遇蒙藏等邊籍的既定政策，更使得蒙藏等邊籍得以擔任公職，一舉數得，希望考選部、銓敘部以及人事行政局能採納此項建議。

在此或許有人會認為蒙藏等邊籍青年，多係在臺出生，已與內地青年無異，其實大大不然，這個問題也可分為兩方面說，一則我們要了解蒙藏等邊區，不但語文習俗文化與內地不同，而社會結構與內地差異更大，迄今仍然是氏族組織的社會，家系縱的關係在社會仍然佔有極大的份量，在同一個社區裡彼此幾乎都有或多或少的血緣關係，在可見的未來，這種情形仍將繼續存在，所以

儘管今天的蒙藏邊籍青年，生於斯，長於斯，基於血緣的關係，在未來收復重建邊疆時，其所能發生的效果，將不是一般內地青年所能勝任；另一方面，我們今天面對許多海外華僑，從不否認他們是中國人，儘管他們土生土長於海外，既不會國語或方言，更看不懂中文，可是我們對他們具有先天的親切感，這種情形充分表現了血濃於水的同鄉關係，更何況蒙藏等邊胞無論在血統、語言、文化……在都與漢族同胞不同，那麼血濃於水的情形自然更加的明顯，因此為了扶植邊胞，為了復國建邊，為了防止外人分化……，無論從那一方面着眼，輔導蒙藏邊籍青年就業，都是最廉價的政治投資，因此筆者希望區區管見，能獲得政府有關部門的同意，在最近期間惠予採納實施。

二、輔導研究邊政青年就業

前文已經提過，我國蒙藏等新邊區面積廣大，而人口稀少，但是地當國防要衝，兼以地下資源富饒，未來收復重建，需要很多的專門人才，尤其需要對蒙藏等邊疆史地、社會、民情、風俗、語文有研究有了解的邊政人才，否則不但無助於邊疆建設，反而增加內地與邊疆的隔閡與誤會，因此邊政人才的培植，有其積極的意義，尤其自政府遷臺以來，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一般青年都向工商業求發展，兼以邊疆地區距離遙遠，因此一般青年對邊疆的史地並無印象，這對未來收復重建國家而言，不是一個好現象，對世界列強在均勢思想下，無不希望我中華民國四分五裂，成為一個弱小的國家，就此一觀點而言，今日青年之熱衷於工商等實用學問，對未來國家的長治久安而言，實已種下了隱憂，所幸目前國立政治大學還設有民族社會學系（原為邊政系）與邊政研究所，在培植有限的邊政人才，但是這有限的邊政人才，畢業後往往往學非所用，這種情形不但浪費了國家的教育經費，更使這些青年學子浪費了寶貴的時光，以前每年高等考試選設有「邊疆行政人員」這門，可惜自六十三年起停止了，這無異斷送了民族社會學系及邊政研究所畢業生學以致用的途徑和國家儲備邊政人才的政策。為了國家的前途，為了這些青年的前途，這種現象都應該加以改正，因此筆者認為輔導研究邊政青年就業，有其積極的意義。至於究應如何輔導其就業，爰提出筆者個人的幾點看法，以就教於各界賢達。

首先建議自本年起重高等考試恢復「邊疆行政人員」考試；大家都知道高等考試只是一種資格考試，即使如此，這項資格考試却成為無數青年們希望之所寄託。近年來雖強調「考用合一」政策，然事不可強求劃一，邊政人才或不用於今日，然却不能不儲備於今日，否則將來何來邊政人才可用？因此筆者認為恢復此項考試，於政府無損，却於青年有益，於國家長遠前途有益，因此希望考試院自今年起恢復此項考試，使得這些研究邊政的青年取得擔任公職的資格，儲備未來復國建邊各級行政幹部之用。

其次，政治大學既設有民族社會學系與邊政研究所，這些學生畢業後，總

有部份具有從事高深研究的資格，對於這些人才，政府有關部門應該加以延攬長期培植，使他們能安心的繼續從事研究工作，蔚為國用。因此筆者建議在蒙藏委員會，或政治大學設立「蒙藏或邊政的研究」，以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等名義予以任用，每年除自行訂定題目從事研究外，更可接受蒙藏委員會或其他有關機關委託，對特定問題加以研究，這樣不但可解決部份研究邊政青年的就業問題，亦為國家培植了若干邊疆研究人才，應屬一舉多得之事，雖然此舉政府或將編列若干員額，支用若干人事費用，但在政府總預算而言，微不足道，且所任用之人，即使不在這個項目下任用，亦必然會在其他項目下任用（如這些人從事教職，或其他公職），與其學非所用，不如使其學以致用，希望有關機關參考採納。

縱觀以上所敘，相信輔導蒙藏等邊籍青年與研究邊政青年就業，確屬必要之舉，讀者當也具有同感，除了以上所述各項理由外，我們不妨看看共匪竊據大陸後，更是大量向蒙藏邊族青年灌輸共產毒素，在各地設立所謂「民族學院」，「培植」所謂「幹部」人才，我們如不積極輔導蒙藏等邊族青年及內地有志邊政青年，則反攻大陸後，如何從事再教育的任務，至於外國人也正積極研究我們的邊疆問題，首先談談俄國的情形，俄國對蒙古的研究，已有數百年的歷史，成就自然極為可觀，但是俄國的研究是有其野心的，外蒙古的「獨立」可以做為說明，其次看看美國的情形，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開始在世界舞臺扮演重要角色以來，就深以西方傳統的均勢（Balance of Power）思想，為其處理國際事務的中心思想，向不願在美國以外還有一個黃土黎民的國家，總希望美國以外所有的國家，不希望其內部發生分裂，就是希望國家與國家之間彼此發生衝突，而彼此互相牽制，這種均勢思想支配着整個西方世界，以及東方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美國自不能例外，我國自從故總統蔣公領導北伐完成全國統一後，處處呈現團結景象，使這些執行均勢思想的國家，不能再以參贊軍閥，作為使我國陷入分裂的方法，於是只好轉而研究我國邊疆問題，希望能藉邊疆同胞與內地漢人的不同語文、習俗，找出分裂的藉口，所以纔肯大力的研究我國邊疆問題，在美國的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印地安娜大學、加州大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等大學都設有與我國邊疆問題有關的課程，其中研究成績卓著者，頗不乏人，像柯立夫（F. W. Cleaves）、孟格司（K. H. Menges）、庫爾格（K. Ruebger）、塞諾爾（D. Sinor）等人，且成了世界性的學者，除了上述各大學設有我國邊疆課程外，在美國更設有一個民間社團所謂「蒙古協會」（Mongol Society）的組織，從事對蒙古方面的研究，定期出版刊物；此外還有一個「美國聯合出版社」，專門翻譯外蒙古方面的資料，這些林林總總的研究機構，比起我國的研究單位，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其次，談談日本，日本這個國家國土雖不大，野心却不小，不但時時刻刻

想把他那塊膏藥貼到我國領土上，更異想天開的要做世界的主人，在發動侵華戰爭以前，對我國蒙古的研究可以說是遺餘力，戰敗做了亡國奴以後，依然沒有忘情「滿蒙」，現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都設有有關蒙古課程，其中江上波夫、護雅夫、三上次男、岩村忍等人也以研究蒙古、滿洲史而馳名於世，此外日本政府在日本東京與大阪的外國語大學，都設有蒙古語課程，培植蒙語人才，妄想為他東山再起而儲備人才，我們面對此一事實，能不急起直追嗎？除了上述情況外，在日本另有所謂「蒙古協會」、「駱駝會」的「民間」社團，前者多半由研究蒙古的學者專家所組成，後者則由侵華期間曾到過我國蒙

俄帝嚴密控制下的今日外蒙 (上)

周祉元

前言

俄共頭子布列茲涅夫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烏蘭巴托出席外蒙偽政權建立五十週年時，曾經強調：「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展現於今日全世界面前者，是在彼此成就中貫穿共同利益的社會主義典型」。由此可以證明，俄帝今日對外蒙的控制，已到了「俄、蒙一體」不分的地步。

歷史證實，從帝俄到俄帝，狡黠的俄國人，一直都是對我國所屬外蒙進行侵略，而其陰險毒辣手段，後者尤較前者為甚。

外蒙位於我國北部，面積一、五六五、〇〇〇平方公里，北與俄屬今之西伯利亞（我國鮮卑故地）接壤，南與內蒙交界，西與新疆省毗鄰，東與興安省相連。境內西、北、東三面均為叢山環伺，南面則為廣大之戈壁沙漠所阻。主要山脈計有：杭愛山脈、唐努烏拉山脈、肯特山脈。較大河流則有：色楞格河、克魯倫河、鄂爾渾河及土拉河。此外，尚有庫蘇古爾泊、烏布沙泊等內湖。全境平均海拔一五八〇公尺，氣候屬極端大陸性氣候，終年多為萬里無雲晴天，均溫元月份為攝氏零下二十度到零下三十度，七月份為攝氏十度到二十度。全年降雨量僅有一百到五百公厘；由於雨量稀少，氣候乾燥，致往往數十里才見一處泉水或一小片水草，一遇風暴發生，飛砂走石，人畜常易陷於其中。

外蒙土壤屬於高山草原土質，低地亦有暗栗鈣土。境內森林茂盛，牧畜發達，森林總面積共達十二萬平方公里，幾佔全境面積百分之八。主要礦產計有：鉛、銅、銀、鐵、錳、鎳、瀝青、石墨等物，石油蘊藏亦甚豐富。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日本英文「每日新聞報」報導，最近已在外蒙北部發現兩處金礦，據未經證實之消息，謂在外蒙業已發現鉍礦。另在動力方面，目前已發現一百五十個煤層，估計其中焦炭，即達一百億噸。

外蒙的主要輸出係以毛皮為大宗，輸入則以茶葉、糖、麵粉、及日用品等為主。

古地區的「日本」「皇軍」或各「人才」所組成，人數多達千人，因此，在日本研究我國蒙古問題，不但有理論家，也有實務人才。此外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匈牙利等國家，也都有專門研究我國邊疆問題的機構與人員。我們面對這種情況，如果不能積極採取合適的對策，恐怕將來總有一天要專派留學生到外國去學習我國邊疆問題了，至於建設邊疆，保衛國防，將成為幻想矣，所以筆者認為輔導蒙藏邊籍青年與研究邊政青年就業，已經到刻不容緩的地步了，僅略抒己見，以就教於高明。

儘管外蒙土地廣袤，中間盆地為一廣大平原，地勢相當平坦，且在色楞格河、鄂爾渾河及土拉河沿岸，均有樹林，而在西部亦有大小不一綠洲，適於游牧，但截至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年）年初止，其人口僅有一百三十七萬七千九百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一人，其中以蒙古人最多，約佔百分之七十五點三，其次則為漢人、突厥人、哈薩克人及移入之俄人，共佔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在行政區方面，外蒙原設各旗，現改為省，另轄烏蘭巴托（Ulan-Bator，按即「庫倫」）及達爾汗（Darhan）兩市。目前共有十八個省，其名稱及面積、人口統計如下：

名 稱	面 積 (平方公里)	人 口	行 政 中 心
阿拉抗愛省 (Arhangai)	五五、〇〇〇	七二、三〇〇	澤柴爾來格 (Tsetsrig)
巴顏一烏賴格省 (Bayan-Ulgai)	四六、〇〇〇	五八、一〇〇	烏賴格 (Ulgai)
巴顏一洪果爾省 (Bayan-Hangor)	一一六、〇〇〇	五一、四〇〇	巴顏一洪果爾 (Bayan-Hangor)
布勒干省 (Bulgan)	四九、〇〇〇	三七、四〇〇	布勒干 (Bulgan)
戈壁一阿爾泰省 (Gobi-Altai)	一四一、〇〇〇	四二、四〇〇	阿爾泰 (Altai)
東戈壁省 (East Gobi)	一一一、〇〇〇	三〇、九〇〇	賽音山德 (Sain-Shand)
東部省 (East)	一一一、〇〇〇	四二、九〇〇	喬巴山 (Chobasen)

中戈壁省 (Middle Gobi)	七八、〇〇〇	三〇、七〇〇	曼達爾戈壁 (Mandal-Gobi)
扎布干省 (Zabhan)	八二、〇〇〇	七〇、八〇〇	烏里雅蘇台 (Uliassutai)
烏維爾—杭愛省 (Uver-Hangai)	六三、〇〇〇	六六、八〇〇	阿爾巴海雷 (Arbay Here)
南戈壁省 (South Gobi)	一五六、〇〇〇	二六、四〇〇	達蘭諾扎達特 (Dalan Dzadagad)
蘇赫巴托省 (Sube-Bator)	八二、〇〇〇	三五、三〇〇	巴龍烏爾特 (Barun-Urta)
色楞格省 (Selenga)	四三、〇〇〇	四一、七〇〇	蘇赫巴托 (Sube-Bator)
中央省 (Central)	八一、〇〇〇	六三、六〇〇	召莫多 (Joon Modo)
烏布沙泊省 (Ubsa Nur)	六九、〇〇〇	六〇、三〇〇	烏蘭固木 (Ulan Gom)
科布多省 (Kobdo)	七六、〇〇〇	五四、〇〇〇	科布多 (Kobdo)
庫蘇古爾泊省 (Koso Gol)	一〇一、〇〇〇	七四、八〇〇	穆稜 (Noren)
肯特省 (Henteyn)	八二、〇〇〇	四〇、一〇〇	翁都爾汗 (Undur Khan)

備 一、人口數字爲一九六九年統計資料。

二、「喬巴山」即原「克魯倫」(Kerulen)。

三、翁都爾汗即車臣汗。

四、本表係按一九七四年「蘇俄大百科全書」調製。

五、在一九六八年前僅有十七省，無色楞格省。

至於兩市，烏蘭巴托市面積二、〇〇〇平方公里，人口爲三一七、〇〇〇人；達爾汗市面積零點二平方公里，人口爲二五、〇〇〇人。前者係屬外蒙首府，原稱庫倫；後者則爲新建，係屬今日外蒙工業城市。

外蒙早爲我國藩屬，相互關係密切，歷史悠久，尤在十三世紀之初，室韋蒙兀興起，難離河畔，其王奇渥溫（按即成吉思汗）建都和林，鐵騎縱橫，不僅奄有今之內外蒙古，並於一二一一年間，南下中原，先後征服遼、金、西夏，佔領長城沿線，及一二一八年出師西征，復將中西各地平定，並滅花刺子模。其後其子朮赤、朮赤之子拔都遵奉成吉思汗遺志，續行西征，卒於一二四〇年將整個之俄羅斯征服。自此，俄國臣服我國垂二四十年！惜後子孫

不繼，其勢漸衰，致爲俄軍擊破，然卒至明神宗萬曆十年（即一五八二年），俄人葉爾馬克（Timofeyevich Yermak）方始越烏拉山東侵，進入我之鮮卑故壤（史實請參閱本刊第四十七期拙著「俄帝侵吞鮮卑汗國經過」）。及至滿清入主中華，初因內亂頻仍，無暇北顧，帝俄趁機節節進侵，其間雖有雅克薩城（俄名「阿爾巴金」Albazin）之役，我獲大勝，但因清季對外顧領，竟與俄使哥羅溫（Fedor Alexeyevich Golovin）於康熙二十八年農曆七月二十四日（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簽訂尼布楚條約，將外蒙以北八百二十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斷送。此後，帝俄即對外蒙加緊侵略，及雍正五年九月初七（一七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恰克圖條約訂立後，中、俄開放通商，俄人即藉假道外蒙來華貿易之機，進行掌握外蒙，並向外蒙一部的唐努烏梁海開始移民。

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條約簽訂後，俄人更在庫倫設領，開始協助外蒙修築道路，設立學校，以作爲日後侵略外蒙的張本。其時因白蓮教之亂平定未久，相繼發生鴉片戰爭，清庭弱點完全暴露，列強相率侵逼，帝俄乃獲機會在我漠北肆意掠奪。迨一九〇七年日俄締結劃分滿蒙勢力範圍秘密協定，於是帝俄乃對外蒙採取積極政策，其參謀本部所屬西伯利亞軍區及遠東軍區遂一再派人到外蒙考察，而設在伊爾庫茨克（Irkutsk）的西伯利亞總督府，並對外蒙問題經常召集特別會議，討論如何加緊控制外蒙，政府官方刊物，更大肆鼓吹俄國在外蒙具有「特殊使命」，喊出戈壁沙漠爲其東南部「天然界線」的狂妄口號。同時，俄國的工商團體也極力拓展外蒙市場，並在一九一〇年組織了一個規模龐大的經濟考察團到達外蒙，對於外蒙資源加緊榨取。

另一方面，由於清廷採取「移民實邊」政策，鼓勵漢人移民外蒙。而移居外蒙的漢人，大多以農墾及貿易爲業，其中並有不少移民，因此致富。基於商業上的競爭，兼以彼此風俗、習慣、語言、信仰各有不同，以此蒙、漢人之間常發生摩擦、衝突。同時，由於滿清用人不當，諸多擾民措施，如設置兵備道、巡防營、木捐總分局、車駝捐局、墾務局、商務調查局等，在政治上及經濟上過於壓制蒙人，因而引起蒙古王公庶民一致表示不滿。

於是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帝俄慫恿之下，乃於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宣布獨立，成立所謂「大蒙古國」，僭以「共戴」作爲年號，推舉哲布尊丹巴爲大汗，並於大汗之下設置內閣總理，另復分設內務、外交、財政、軍政、司法五部。其時，清庭正值多事之秋，鞭長莫及，只好聽其自然。其後，帝俄即迫外蒙簽訂所謂「俄蒙協定」（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日）。在協定中，儼然以「外蒙保護國」自居，表示將保障外蒙的「自治」地位，阻止中國駐兵，協助外蒙建軍等等。另傳雙方尚有一項秘密條款，即規定俄國人得在蒙境自由居住，並享有免稅及治外法權。

「俄蒙協定」簽訂之後，舉國爲之大譁，其間曾經北京政府一再對俄交涉，卒於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雙方達成協議，帝俄承認外蒙爲

我領土之一部份，不派駐軍，及不干涉外蒙內政，但在協議之中，對於外蒙邊界、經濟等項問題，並未獲得具體解決，而在事實上，外蒙的政治、經濟仍然聽任帝俄擺佈，市場亦遭俄商壟斷。其時蒙胞在帝俄重壓迫及宰割之下，乃有重回祖國懷抱之意，惟因北京政府處理不善，致爾未果，及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六月，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終於在俄帝一手導演之下宣告成立。有關外蒙脫離我國藩屬淪為俄帝附庸經過，本文不擬在此詳述，茲僅就偽「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其黨政、外交、軍事、經濟等與俄勾結情形，分述於後，以明其當前的動向。

一、蒙共之建立經過

蒙共稱「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至今，已逾半個世紀，以掌握政權的久暫而言，在世界現有的十六個共產黨國家中，除俄共外，當數「蒙古人民革命黨」為最久。

先是在一九一九年春、夏之交，北京政府與蒙古王公為取消外蒙自治談判，雙方意見分歧，北京政府斷續採取壓制政策，引起蒙人不滿，時有蘇赫巴托（Danding Sukhe Bator）與喬巴（Horloogiyin Choybalsan）二人，在俄共支持下，陰謀叛亂，乃領導一部份不滿蒙人，於是秋在庫倫（Urga）分別成立兩個秘密組織，從事叛亂活動。其後遵照俄共指示，於一九二〇年兩者合併為一，並定名「蒙古人民黨」，而由蘇赫巴托負責領導。

此後，蒙共即與俄共加緊勾結。同年年中，蒙共曾派遣代表至伊爾庫茨克及莫斯科活動。迨一九二一年三月一至三日，於俄共指導下在恰克圖召開首次代表大會，「蒙古人民黨」乃正式宣告成立，旋於同年十一月間，由蘇赫巴托率領一個代表團赴莫斯科往見列寧，列寧認為外蒙可以不經資本主義發展而獲得政權，指示蘇赫巴托以此作為黨的政策方針基礎，蒙古旋獲批准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外蒙支部。

「蒙古人民黨」在成立之初，根據資料記載，當時力量甚為薄弱，僅有黨員一百五十人及五個支部，其後不斷發展，至一九二四年八月四日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時，黨員人數已增加到四千人。截至一九二一年六月止，共有黨員及候補黨員五萬八千零四十八人（較一九二六年增加九千四百七十八人），約佔外蒙全部人口百分之四。計共擁有支部兩千餘個。

一九二四年八月四日至三十一日，「蒙古人民黨」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會中除通過不經由資本主義途徑過渡到社會主義作為發展外蒙的總路線外，並決議接受俄共的所謂的「兄弟國際援助」。自此，外蒙即行全面倒向俄帝。

次（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二日，「蒙古人民黨」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經過一致決議，乃改名為今之「蒙古人民革命黨」。

「蒙古人民革命黨」既係在俄共一手扶植之下建立，故其組織亦悉仿照俄共。按其黨章規定，代表大會為其黨的最高機構。在代表大會閉幕期間，則由

中央委員會負責執行黨務。此外，另設政治局負責黨的決策，書記處負責處理日常黨務，以第一書記（總書記）為黨的領導人。

「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時，最初係由蘇赫巴托領導，蘇赫巴托死後，由喬巴山繼任；在喬巴山當權之時，澤登巴爾（Jumagyn Tsendbal）即為喬之有力助手，除擔任黨的總書記之外，並兼為「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副總理。及一九五二年元月二十六日喬巴山死後，澤登巴爾乃順理成章登上總理的寶座，仍擔任黨的總書記。

喬巴山死後第二年，因史達林暴卒，赫魯雪夫在克里姆林宮掀起輟史運動，影響所及，此一風暴迅即波及到達外蒙，澤登巴爾在內外壓力之下，乃於一九五四年被迫辭去第一書記，專任總理一職，而改由達姆巴（Damba）繼任第一書記。其後，由於權力鬥爭，發生內鬨，形成兩派對立，及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召開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達姆巴派大獲全勝，澤登巴爾眼見個人權力地位岌岌可危，乃於同年十一月間赴莫斯科，指控達姆巴將外蒙利益出賣共匪，破壞俄、蒙友誼，適赫魯雪夫與毛舊交惡，俄共於是乃對澤登巴爾表示全力支持。

澤登巴爾得到俄共支持保證之後，旋即返回烏蘭巴托召開中央臨時全會，展開奪權鬥爭，首將黨的第一書記攫取，接着便對達姆巴及達派的三名政治局委員——達姆巴（B. Damdin）、拉姆欽（D. Lamchin）、蘇倫扎布（Ch. Surenbab）及兩名候補委員——巴爾干（S. Balgan）、薩姆丹（S. Samdan）進行整肅。

此後，澤登巴爾為鞏固其個人在黨中的權力，復於一九六二年九月間，續將政治局委員兼書記鐵木耳·奧契爾（D. Tonor-Ochir）及政治委員程德（I. Tend）予以罷黜。至此，「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大權，完全操在澤登巴爾之手，而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所選出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遂幾全部被踢出政治局門外。

按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黨章規定，雖然代表大會名義上是黨的最高機構，但其實際作用，不過是毫無選擇地批准政治局的政策，並將決策下達全體黨員而已。當喬巴山於一九三四年建立起史達林式的獨裁體制後，代表大會即逐漸喪失其作為權力中心的地位，而由黨的領袖任意擺佈。其後澤登巴爾以第一書記及兼任總理的身份，集黨政大權於一身，代表大會更成了虛設的櫥窗。在三十年代以前，代表大會幾乎是每年召開一次。其後四年，因為黨內進行整肅，無法舉行，故遲至一九三四年九月，方始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此後，即未定期舉行，常間隔六、七年左右，直至一九六六年六月舉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時，修改黨章，乃規定每隔四年至少須召開一次。

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按期於一九七一年六月七日至十一日舉行，當選代表為七百八十四名，實際出席代表為七百八十一名。會議歷時五天，俄共曾派政治局委員基里連科（Kirilenko）率代表團參加，會中除通過「一九七一年至一

九七五年五年經濟計劃草案」外，並經選出：

政治局委員：杜格爾蘇倫 (Dugersuren)、沙格伐拉爾 (Nyanyan Jagaral)、魯布山 (Samoyon Lubsan)、馬依達爾 (Damingayn Mayder)、其洛姆查姆茲 (Demchigiyin Molomjams)、沙姆布 (Jamsrangiyn Sambuu) 及澤登巴爾七人；候補委員：魯布山拉布丹 (Namsryn Lubsanradan)、拉姆蘇倫 (B. Lhamsuren) 二人。

書記處書記：澤登巴爾 (第一書記)、杜格爾蘇倫、沙格伐拉爾、莫洛姆查姆茲、拉姆蘇倫五人。其所掌理工作如下：

澤登巴爾 (第一書記)——主管內政外交一切事務，但不負責處理書記處本身之行政業務。

杜格爾蘇倫——負責經濟發展工作。

沙格伐拉爾——負責處理畜牧業及農業方面工作。

莫洛姆查姆茲——負責協調「經互會」在外蒙之工作。

拉姆蘇倫——負責宣傳及煽動工作。

另選出中央委員八十五人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為七十五人)、候補委員五十五人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為五十一人)。

關於其高階層人士動態，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召開第二次中央全會，曾通過解除杜格爾蘇倫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職務，以候補委員魯布山拉布丹升充。一九七二年六月召開第三次中央全會，通過拉姆蘇倫請辭，而代以中央委員齊密多吉 (D. Chimdorje)。一九七四年六月召開第八次中央全會，選舉巴特孟和 (Zh. Batmuh) 為政治局委員。

截至一九七一年止，「蒙古人民革命黨」共有黨員及候補黨員五萬八千零四十八人，其中工人佔百分之三十，農業合作社社員佔百分之二十點四，職員同知識份子佔百分之四十九點六。至於女性黨員人數所佔比例，一九六六年為百分之十九點四，一九七一年增為百分之二十一點六，說明其女性黨員已有顯著增加。

另從一九六六年六月召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後，五年以來，計吸收新黨員一萬二千三百六十六人，其中工人、牧民、國民經濟部門中工作之各種專家，即佔百分之六十三點六，而以二十歲至三十歲之青年佔大多數，計佔百分之六十三，證明其黨員素質已有提高。

又據一九七四年「蘇俄年鑑」載，截至一九七三年元月一日止，其黨員與候補黨員人數共為六萬一千人。

此外，在「蒙古人民革命黨」之下，尚有一個「蒙古革命青年團」(Mongolian Revolutionary Youth League)，係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成立，次年加入青年共產國際，現擁有團員約八萬人。

在「蒙古革命青年團」成立五十週年時，「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曾指出該團的任務為：「培養富有感情、思想純潔、體格健壯，並能為社會主義、共

產主義建設事業克服任何困難與考驗，及能光榮繼承黨和人民革命戰鬥與勞動傳統的新人」。由此可知，該團實為「蒙古人民革命黨」培植其接班人的一个重要組織。

至「蒙古人民革命黨」所出版的刊物，則有：「真理報」(Uinen)——黨機關報，「青年真理報」(Zaluchudyn Vnen)——青年團團報，「勞動報」(Khuula-lmur)——工會團體報，「紅星報」(Ulan Od)——軍隊機關報及「黨的生活」(Nanyan Andral) 月刊刊物，均為其對外傳聲筒。

總之，蒙共既係在俄共一手扶植之下所建立，故其一切組織活動，均皆仿效俄共，而以俄共馬首是瞻。根據一九七四年的統計，在蒙共現任的各省省委書記中，即有百分之六十係在俄共中央高級黨校畢業，由此可以見其一斑。

附(一)：「蒙古人民革命黨」歷次代表大會召開日期表

次數	期
1	1921年 3月 1日 ~ 3日
2	1923年 7月 18日 ~ 8月 18日
3	1924年 8月 4日 ~ 31日
4	1925年 9月 23日 ~ 10月 2日
5	1926年 9月 26日 ~ 10月 4日
6	1927年 9月 22日 ~ 10月 5日
7	1928年 10月 23日 ~ 12月 11日
8	1930年 2月 21日 ~ 4月 3日
9	1934年 9月 28日 ~ 10月 5日
10	1940年 3月 20日 ~ 4月 5日
11	1947年 12月 8日 ~ 23日
12	1954年 11月 19日 ~ 24日
13	1958年 3月 17日 ~ 22日
14	1961年 7月 3日 ~ 7日
15	1966年 6月 7日 ~ 11日
16	1971年 6月 7日 ~ 11日

附(二)：「蒙古人民革命黨」黨員歷年人數增長表

年代	黨員人數
1921	150
1922	1,500
1923	2,560
1924	4,000
1925	7,600
1926	11,600
1927	12,000
1928	15,269
1929	18,618
1930	12,012
1931	41,000
1932	11,000
1934	7,976
1939	9,000
1940	13,385
1941	15,000
1947	28,000
1954	31,714
1956	40,000
1958	42,896
1961	43,796
1966	48,570
1971	58,048
1973	61,000

二、偽蒙傀儡政權之產生

在俄帝一手導演下的外蒙傀儡政府——偽「蒙古人民共和國」，係於一九二

四年五月在哲布尊丹巴圖寂後，同年六月，經「蒙古人民黨」召開三中全會，決議廢除君主制度，正式宣告成立。

先是當一九二一年三月「蒙古人民黨」(「蒙古人民革命黨」前身)建立時，蘇赫巴拉等人爲圖積極奪取政權，即開始組織所謂「蒙古人民軍」。時俄國白軍恩琴·史騰貝(Ustern Shernberg)男爵所率領的部隊，因被紅軍追逐入蒙，日本飛機乘指，乃唆使恩琴劫持哲布尊丹巴，於同年二月十五日竊據外蒙，宣佈獨立。

在此情形之下，俄帝自不甘於多年來進行侵略政策所培育的果實，坐讓日本獨吞，乃藉口應「蒙古人民黨」之邀請，協助蒙人平亂，於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由聶曼(K.A. Neiman)率領紅軍遠征軍第五軍(步兵七千三百人、騎兵二千五百人、大砲二十門、裝甲車二輛、飛機四架)大舉侵入蒙境，會同蘇赫巴托所率領之「蒙古人民軍」對恩琴展開攻擊，七月六日攻陷庫倫，恩琴不支，率同殘部(騎兵約四千人、大砲六十八門、機關槍十八二十挺)退往距離俄境七十五公里之王庫倫(Wan-Kuren)，企圖頑抗，嗣因遭到俄、蒙兩軍夾擊，復行遁回俄境，所部卒於八月三日在俄屬之古森諾耶湖(Gusinye I.)就殲。恩琴被俘，旋被處決。於是，一幕醜劇就此收場。

然而前門去虎，後門進狼，入侵俄軍在將恩琴解決之後，竟然拒不撤走，因而「蒙古人民黨」乃得在俄共全力支持之下，於同年七月十一日成立爲「蒙古人民革命政府」，除在名義上仍保留哲布尊丹巴活佛封號外，實權則操在蘇赫巴托、喬巴山等親俄份子之手。在實際上，完全聽命俄共行事。

及一九二四年五月，哲布尊丹巴圖寂，喬巴山等乃藉機取消君主制度，宣布成立爲「蒙古人民共和國」。同年十一月八日召開第一屆「人民大呼拉爾」會議，並通過所謂第一部「憲法」，至此，僞「蒙古人民共和國」在形式上乃告確立。其後因「蒙古人民革命黨」發生內訌，經召開第十次黨代表大會及第八屆「人民大呼拉爾」會議，復於一九四〇年六月三十日通過所謂第二部「新憲法」，開始走向社會主義，並於一九四七年開始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於一九五七年先後完成兩個五年計劃。

僞「蒙古人民共和國」現行的「憲法」爲其第三部「憲法」，係於一九六〇年七月經「人民大呼拉爾」會議所通過。這部「憲法」共計十章九十四條，分爲四大部份：

- (一) 僞「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經濟組織(第一—二章)；
- (二) 僞「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組織(第三—六章)；
- (三) 僞「蒙古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第七—八章)；
- (四) 其他(第九—十章)。

僞蒙之將社會經濟組織列爲僞憲首章，實具特別意義。從憲法條文上，即可看出外蒙的社會經濟結構，到六十年代初期，已發生了頗大變化。僞憲第一條指出，構成外蒙社會的兩大基礎是：「工人階級和合作社社員」包括牧民和

農民)；第八條標示外蒙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社會主義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所有制」；第九條續指明外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爲兩種形式：「國家」財產(全民財產)和合作社財產(包括農牧業合作社財產及其他合作社財產)。這種社會成份和經濟結構的改變，即在說明蒙共把外蒙改造成社會主義國家的構想已初步實現。亦即謂隨着社會經濟結構的演變，外蒙的所謂「國家」型態也隨之改變。按照僞憲第二條的說法，就是外蒙已轉變成一個「人民民主政治型態的社會主義國家」(亦已轉變成爲一個共黨國家)，而這種轉變的主要原因，據蒙共稱，乃是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在蒙全境大力推行「牧民合作化」運動，將外蒙百分之九十以上牧民納入「農牧業合作社」的結果。一九六〇年僞憲之所以修改，另頒新憲，原因亦即在此。

依照僞憲規定，僞「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構爲「人民大呼拉爾」，這也就是僞蒙的所謂最高立法機關，其形式相當於俄帝的最高蘇維埃。「人民大呼拉爾」設主席一名、副主席四名、及代表二百九十七名(每四千人選出代表一名)。其中工人佔六十九名，合作社社員佔八十四名，知識份子及公務員佔一百四十四名。

新代表的選舉，由「人民大呼拉爾」主席團在現任代表任期屆滿前兩個月公佈。當選的代表，則由「人民大呼拉爾」主席團在兩個月內召集，任期四年。「人民大呼拉爾」會議規定每年召開一次，但經「人民大呼拉爾」主席團建議，或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要求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依據僞憲第二十條，「人民大呼拉爾」所行使的職權如下：

- 1 僞憲之批准和修改；
 - 2 公佈法律；
 - 3 決定內政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
 - 4 選舉「人民大呼拉爾」主席團；
 - 5 設立部長會議；
 - 6 認可部長會議所屬新設立或改組之其他行政機構；
 - 7 審查與認可僞蒙的國民經濟計劃；
 - 8 審查與認可僞蒙「國家」預算及有關其執行的報告；
 - 9 批准「人民大呼拉爾」主席團在「人民大呼拉爾」休會期間依法批准的重要事項；
 - 10 行使特赦；
 - 11 處理國防與購和問題。
- 當「人民大呼拉爾」休會時，僞蒙的最高權力機關爲「人民大呼拉爾主席團」，它相當於俄帝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人民大呼拉爾」主席團設主席、副主席、書記各一名，委員六名。現由蒙共第一書記澤登巴爾擔任主席團主席(自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一日起)。
- 至僞蒙的最高行政機構則爲部長會議，亦係摹仿俄帝模式。部長會議設置

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名。現由蒙共政治局委員巴特孟和擔任部長會議主席（自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一日起）。下設：建設與建築材料工業部、農業部、交通部、文化部、國民教育部、財政部、輕工業與糧食工業部、外交部、對外貿易部、動力燃料工業與地質部、工業部、國防部、公共衛生部、公共公安部、貿易與採購部等十五個部。

按照偽憲第四十一條規定，部長會議職權為：

1. 聯繫及指導偽蒙各部長及其下級機構之工作；
2. 採取措施實行偽蒙「國家」經濟計劃，「國家」與地方預算、及財政賦稅信貸制度；
3. 領導偽蒙對外關係與對外貿易；
4. 監督偽蒙國防與「國家」武裝部隊之建立，並決定每年召集服役之公民人數；
5. 維護偽蒙「國家」權利，並盡一切可能，強化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所有制；

邊疆與國防

一、何謂邊疆與國防

在談到邊疆與國防之前，我們必須先確定一個概念，就是何謂「邊疆」？以及何謂「國防」？所謂「邊疆」，顧名思義乃是指與「核心」相對的地區而言，如此，我們又得先了解何謂「核心」。自來談「核心」者，不外乎指人口核心、經濟核心以及政治核心而言，因此就我國來說，所謂核心地區，實即指國都附近地區而言，但是我國歷史悠久，有許多城市都曾經被定為國都，現在不妨將會被定為國都，而時間在兩百年以上的城市，依其定都時間的長短，列舉如次，以資明瞭何謂核心地區：

西安 九七〇年
洛陽 八四五年
北平 七一八年
南京 三六六年
開封 二〇五年

以上這五個城市，如果打開我國地圖一看，可以看到以西安、北平、南京為三個頂點，約略呈等邊三角形的一地區，其中包含陝西省東部，山西省南部，河北省全部，山東省西部，河南省大部份，安徽省北部以及長江以北的江蘇省，在這個廣大的區域裏，無論從那一個時代來看，都是我國名符其實的核心地區，如是，則離核心地區較遠的地方就是「邊疆」了，依據黃奮生氏所撰的

6. 採取措施，維持偽蒙公共秩序，保護公民之人身權和財產權；
7. 直接監督偽蒙各省、市之地方「呼拉爾」工作；
8. 必要時，得修訂或取消直接隸屬於偽蒙部長會議所屬機關及地方機構之命令與訓令；
9. 必要時，得於偽蒙部長會議下設立若干中央行政機構，以處理各項經濟、文化事務；
10. 通過偽蒙政府各機關印信之式樣，並給予許可製備。

而在偽蒙各省、市、區及分區，目前則設有所謂「人民呼拉爾」，為地方之最高行政權力機構，用以控制蒙胞。

偽蒙既係在俄帝卵翼之下建立，則其所謂「憲法」也者，只是用來作為對外裝點門面，欺騙蒙胞，並無實質真正憲法權力的工具。共黨國家一貫是以黨來領政，黨權高於一切，因此政府機構也不過是照本宣科，執行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決策而已，當然，偽蒙也不例外。（未完待續）

學 鈞

「中國邊疆屯墾員手冊」一書，曾對「邊疆」一詞作了如次詮釋，黃氏稱：

「中國的邊疆有兩方面的意義，一則為國界的邊疆，即與外國領土接壤的區域；一則為文化的邊疆，即未盡開墾的土地，其間為游牧經濟的各宗族所散居，而其習俗、宗教、生活、語文等，與農業文化不同的區域。」

準此，所謂「邊疆」，應包括地理邊疆、人文邊疆兩方面的意義，而後者又包含了在政治上具有特種型態的蒙古與西藏二地方之「政治邊疆」，以及滇、黔、青、新等省之人文歧異之「文化邊疆」、「民族邊疆」；至於前者又可分為海疆與陸疆兩方面，所謂海疆乃指我國沿海地區而言，如以省區而言則指：安東、遼寧、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含海南島）以及台灣而言；所謂陸疆，依黃氏前引之說，陸疆包括：與外國接壤之地區以及未盡開墾的土地，前者黃氏稱之為邊界，後者稱之為邊疆，在這種說法之下，邊界包括：松江、合江、黑龍江、興安、外蒙古、新疆、西藏、雲南、廣西等省份及地方；邊疆則包括：遼北、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青海、西康等省，以及與北、熱、察、綏、寧、青等省在同一地區的蒙古各盟、部、旗，無論其為邊界或邊疆，均稱之為陸疆，也就是邊疆的主體。

所謂國防，有廣義與狹義兩種說法，廣義的說：「國防者國家境界之一切防衛也。其中可分為兩種形態；一為有形國防，如軍事、經濟、交通、資源、工業及農業等項之動員，即全國總動員也。二為無形國防，如教育、文化、新生活運動及民族精神之發揮等，即全國精神總動員是也。」（見汪大鏞著：「

「國防地理」一書；狹義的說：「國防者軍備是也」（見同前）。在這兩種界說之下，狹義的說法，過於狹窄，在此處不予採用，因此，我們認為國防是：「為維護國家之生存，而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之謂也。」在這個定義之下，我們來研究邊疆在國防上所佔的地位，這就是本文題意所在。

二、歷來邊疆失地

我中華民國版圖乃是承繼清朝版圖而來，而清朝全盛時期的版圖非常之大，但是自清聖祖康熙廿八年起，由於我國不了解地圖的重要，以及沒有培養研究邊政方面的人才，因此我國邊疆地區就不斷的被外國所侵佔，其中某些地區是基於條約的關係而喪失的，但是也有許多地區並沒有任何條約就被外國所強行侵佔，現在就分別以俄國、英國、法國等所侵佔我國邊疆列表如次，以供參考：

(一) 失於俄國者：

甲、有條約部份：

1 厄布楚條約：清康熙廿八年所訂，計喪失下列三個地區，凡二十四萬平方公里，約有台灣省七倍大，計有下列三個地區：

A、額爾古納河以西地區。

B、烏地河流域。

C、黑龍江上游。

2 璦琿條約：清咸豐八年所訂，計喪失下列兩個地區，凡六十四萬平方公里，約有台灣省十八倍之大，計有下列兩個地區：

A、黑龍江北岸之地。

B、強行侵佔江東六十四屯。

3 北京條約：清咸豐十年所訂，計喪失烏蘇里江以東之地，凡三十四萬四千餘平方公里。

4 恰克圖條約：清雍正五年所訂，此約我國喪失色楞格河下游、貝加爾湖流域一帶地方，約有九萬二千平方公里。

5 塔城條約：清同治三年所訂，此約計喪失下列地區，計八十一萬餘平方公里。

A、烏梁海十佐領游牧地。

B、阿爾泰諾爾烏梁海兩旗游牧地。

C、哈薩克冬季、東布魯特游牧區。

6 伊犁界約：清光緒八年所訂，此約計喪失霍爾果斯河以西以及伊犁河南北肥沃地，計三萬二千平方公里。

7 喀什噶爾界約：清光緒八年所訂，喪失札納爾特河上游地區，計三萬平方公里。

8 續勘喀什噶爾界約：清光緒十年所訂，喪失科克沙勒河源地方，約計九

千平方公里。

9 哈巴河界約：清光緒九年所訂，此約喪失額爾齊斯河南北地方，約計二萬平方公里。

以上為俄國依據不平等條約所侵奪我國的領土，總計約有二百二十餘萬平方公里，約佔我國現有面積五分之一，不可謂不多。

乙、無條約部份：

1 西北利亞地區，計一千三百萬平方公里。

2 中亞細亞五共和國，計一百五十三萬餘平方公里。

3 帕米爾部份地區。

4 庫頁島，約有九萬九千餘平方公里。

(二) 失於英國者：

1 南京條約：清道光二十二年所訂，此約喪失香港，計八十三平方公里。

2 天津條約：清咸豐八年所訂，喪失九龍半島南端之地，約有二十餘平方公里。

3 滇緬條約：清光緒二十年所訂，此約我國喪失下列三個地區，總面積達三十一萬三千餘平方公里：

A、怒江上游地區。

B、大金沙上游以東地區，亦即伊落瓦底江口地區。

C、野人山附近。

4 滇緬續約：清光緒二十三年所訂，計喪失片馬及科干山地，約有三千餘平方公里。

除上述基於不平等條約我國喪失了不少領土，此外沒有條約以及原為我藩屬而被英國侵佔的地方，為數更多，茲將地名與土地面積臚列於後，以供參考：

1 緬甸：五十七萬四千平方公里。

2 錫金：七千五百五十平方公里。

3 拉達克：四萬平方公里。

4 阿富汗：四十五萬平方公里。

5 尼泊爾：十四萬平方公里。

6 不丹：五萬平方公里。

7 乾竺特：二萬九千餘平方公里。

8 巴達克山：十二萬餘平方公里。

(三) 失於日本者：

1 馬關條約：清光緒二十一年所訂，此約我國喪失了朝鮮半島以及台灣地區，前者面積有二十二萬零七百平方公里，二次世界大戰後，以北緯三十八度為分界，南韓獨立為大韓民國，北部成立了由俄毛控制的共產黨政權。後者面積約有三萬五千餘平方公里，但台灣於日本侵華戰爭無條

件投降後，由我國收復。

2 強行佔領琉球群島。

(四) 失於法國者：

1 滇越條約及滇越續約：分別訂於清咸豐五年及清光緒十五年，此兩條約我國喪失安南，計七十三萬八千平方公里。

2 強行佔領我國西沙群島之一部份。

總計我國邊疆地區分別失於俄國、英國、日本、法國者，其總面積在二千萬平方公里以上，截至目前為止，我國只收復台灣一地，而那些侵略者除俄國仍全部保有其侵略所得，以及日本仍保有琉球外，英、法兩國已經一無所有了。

三、我國的邊防

我國的邊疆既然有所謂「海疆」與「陸疆」之分，談到邊防，自然也應分為海疆的邊防與陸疆的邊防兩方面來談，才算完備，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 海疆方面：

我國的海岸線北起鴨綠江南止北崙河口，共長八千餘公里，如果台灣、海南島、澎湖等大小島嶼一併計入，我國海岸線當在一萬公里以上；如果再進一步就海岸的性質來看，大致可以杭州灣為南北的分界線，在杭州灣以北，除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屬岩岸外，均屬沙岸；在杭州灣以南，則全屬岩岸；因此前者除青島、煙台、威海衛、旅順、大連、營口、秦皇島（均在山東、遼東兩半島）諸港外，可以說是別無良港；而後者因為係屬岩岸，幾乎無處不是港澳，如浙江省之象山港、三門灣、樂清灣等；福建省之福寧灣、三沙灣、馬尾、福州灣、興化灣、平海灣、湄州灣、泉州灣、廈門、浮頭港、鋼山港、詔安灣等；廣東省之澄海、碣石港、大亞灣、大鵬灣、三海灣、北海灣、開坡灣、博賀港、欽州灣等幾乎無一不是天然良港；我們不妨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杭州灣以北因為缺乏良港，登陸不易，可是一旦登陸之後，由於杭州灣以北的地勢幾乎都是一望無垠的平原（黃淮平原與長江三角洲），所以非常容易向內陸挺進，反之在杭州灣以南幾乎隨處都是天然良港，非常容易登陸，但是一旦登陸之後，由於腹地多屬丘陵或山地（閩浙丘陵、武夷山脈、五嶺），想向內陸挺進，非常困難，這也是我國南北海岸線的不同特性。

如再就沿海進入內地的孔道而言，大約有以下九條：

1. 由大連循中國長春鐵路進入，可達瀋陽、長春、哈爾濱、滿洲里。
2. 由天津經北平，沿平綏鐵路可達包頭。
3. 由青島經膠濟、德石及正太鐵路，經濟南可至太原。
4. 由連雲港取道隴海鐵路，經徐州、開封可至西安、天水。
5. 由上海沿長江，經九江、武漢可達宜賓。
6. 由杭州灣錢塘江谷地，經衢縣而入江西西南昌。

7. 由廣州沿粵漢鐵路北上，經韶關越摺嶺可入湖南衡陽，或由韶關向東北

經南雄，越大庾嶺可抵江西贛縣。

8. 由廣州灣沿潯江縣之九州江越嶺可至廣西之蒼梧。

9. 由廣東之欽縣門港越十萬大山之小董隘，可至廣西之邕寧。

以上為我國沿海通向內地的各個孔道的概略情形，從這個情形不難發現我國的沿海，大致是可以經由上述各個孔道通向內陸，幾達國土的一半，況且整個海岸線除了福建沿海有台灣可資屏障外，都是門戶洞開的，如果沒有強大的海軍，防守十分困難，這也是西方海權國家自遜清中葉以來，屢屢進犯我國，且幾乎每戰必勝的原因所在了。

(二) 陸疆方面：

我國陸疆的邊界非常之長，從東北、正北、西北繞到西南，總共長達三萬多公里，在長度上說比海岸線長了三倍，就實際的情況而言，又比海疆複雜了許多，茲分西北、西南、東北三方面來說。

1 西北邊疆

西北邊疆起自大興安嶺，止於帕米爾高原，整段都是與俄國為鄰，在這一段邊疆裡，內有沙漠，外有高山，前者戈壁大沙漠等，後者如薩彥嶺、肯特山等是，本來是一個形勢非常好的邊防地區，但是由於外蒙古自中部起地勢向北傾斜，如色楞格河、奎屯河、鄂嫩河等河流都是向北流入俄屬的鮮卑利亞；再如新疆省天山北路的準噶爾盆地，地勢也是向北傾斜，所以俄國勢力才很容易的進入外蒙古和新疆，引起了清末民初外蒙古的所謂「獨立」事件，到今天外蒙古仍然在俄國掌握操縱之下，以偽「蒙古人民共和國」姿態出現在國際政治舞台，至於新疆前後發生了伊寧、北塔山等事件，這都是由於地理情勢使然。

西北邊疆，地區非常之廣，因此資源也非常之多，所謂資源，應分地上與地下兩方面來談。首先談談地上資源，西北邊疆地上資源計有牲畜、森林，舉凡大興安嶺、肯特山、唐努烏拉山、薩彥嶺等山，都有極多的原始森林，多屬冷杉、松杉、樺木等較高級木材；至於牲畜，塞北原為游牧者的家鄉，古人所謂：「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原就是指這一地區而言，按內、外蒙古、新疆等地區，氣候特殊，牧草豐美，加以地勢平坦，乃是天然的牧場，國父孫中山先生就曾經驗蒙古地區是阿根廷第二，舉凡牛、羊、駝、馬等都有，數量也多，可惜自來就缺乏正確的統計，所以本文也難以提供正確的數字。

至於地下資源方面，自然是金屬與非金屬礦產而言，金屬礦產方面，內蒙古昭烏達盟（與熱河省北部在同一地區）、外蒙古的三諾諾顏部及唐努烏梁海等地都盛產黃金，至於非金屬礦產方面，有石油、煤、碱等種類繁多，由於歷來缺乏正確的統計，所以難以提出正確的數字。

西北邊疆的交通，由於本區遠離核心地區，更兼以歷來朝野忽視邊疆，從

未真正培植邊籍人才或研究邊政人才，所以邊疆地區無論在文化上，或物質上，與內地相較都顯得落後，因此在交通上也遠較內地為落後，反而是強鄰俄國在其處心積慮的經營下，對我西北邊疆有極其便捷的交通網，其鮮卑利亞大鐵路對我外蒙古、新疆造成大包圍的形勢，因此內蒙古、甘肅等地區亦深受威脅，總之本區在已有的交通設施上是處於不利的地位。

2. 西南邊疆

西南邊疆北起帕米爾，向東直至東京灣之北倫河口。包括西康、西藏、雲南以及兩廣之一部份，本區國界部份計有中印邊界及中國與中南半島諸邊界，現分列敘述如次：中印邊界部份，中印邊界在本區之西段，故又可稱為遠西南，這一部份的山脈走向大致與邊界平行，且邊界內有高寒廣漠、康藏高原及亞洲屋脊之稱的帕米爾高原，外有世界最高的喜馬拉雅山，因此形勢極為穩固，為我國諸邊疆地區中，地理形勢最為完固的部份，所以中印邊界糾紛亦遠比其他地區邊界糾紛為少，但是西藏南部地區地勢外傾，諸河向南流入印度洋，又因西藏高原地勢高亢，與內地交通困難，自從英國佔領印度後，曾經修築鐵路到大吉嶺，於是英國勢力深入西藏，蠱惑藏胞，更兼以前清季邊政不修，於是西藏與中央的關係若即若離，其後印度雖然獨立，但是同時也承襲了英國的野心，所以本段邊界地理形勢雖然完固，但是國際關係也相當複雜。其次中國與中南半島的邊界，在本地區之東段，與緬甸、越南為界，此段邊界內山脈的走向多呈南北走向，而國界則呈東西走向，因此山脈將國界分割為數段，不合自然形勢，因此紛爭較多，自清季迄今，中緬國界還沒有明確劃定。

西南邊疆的資源非常豐碩，雲南的銅、汞，產量冠於全國，兩廣的稀有金屬，其產量與藏量更令世人矚目，而西藏的藥材也非常有價值。

3. 東北邊疆

東北邊疆，在地區上說與東北九省相合，其東、東北、北三面與俄國為鄰，形成被俄國包圍的形勢；從東北邊疆的位置上說，正屬於陸權國家（俄國）出太平洋的必經地區，同時又為海權國家（日本）進行大陸政策的跳板，因此近百年來，東北地區始終成為日俄互相爭奪的目標，亦因此成為我國諸邊疆地區中紛爭最多的地區。

東北邊疆在地形上北有黑龍江，東有烏蘇里江，兩江均與俄國為界，東南則有鴨綠江與韓國為界，內有大興安嶺、長白山諸山環拱，天然形勢本屬不錯，惜手沿邊各山有許多缺口，如驢嶺、環珥、同江、綏芬河、延吉、安東等處，故便於敵人的入侵，使本屬完固的國界，增加了許多的糾紛。

東北邊疆由於開發的較為積極，兼以資源豐富，更增加其重要性，地下資源部份如：撫順的煤、鞍山的鐵、漠河的金，其產量均屬全國第一，而遍地大豆，更屬世界第一，其他如石油、木材等產量之豐，在國內各區也屬有數者。東北地區的交通極為發達，無論水陸都富運輸之利，而鐵路的密集，更為全國各地區之冠，境內有中國長春鐵路，呈「丁」字形，將東北劃為三個地區，在

軍事上有彼此不易聯絡的弊端，這是因為中長路早先為俄日所控制的關係，在東北地區之境外，有俄國鐵路環我邊境而築，成包圍形狀，在軍事上極為不利。

東北邊疆位置孤懸，資源豐富，最易為人所覬覦，又兼以地當海權與陸權衝突地區，所以成為我國極重要的邊疆地區。

四、結語

(一) 歷來邊疆失地之原因：我國邊疆地區失地情形已略如前叙，收復失地固然是我們這一代國民所不可推卸的天職，但是何以會喪失國土，更必須先加以研究，筆者學淺，以為我國邊疆所以會喪失土地，當不外下列諸端原因，茲分述如次：

1. 朝野輕視邊疆，未培養研究邊政人才，以致對邊疆史地人文一無了解，因此一旦邊疆有警，往往不知所措，縱然有極其高明的外交家，由於對邊疆史地沒有深入的研究，在與外國辦交涉時，往往吃虧上當而不自知，此所以自清季以來，幾乎所有與外國所訂的有關邊疆的條約，無不喪權辱國，失地賠款。

2. 邊疆地區缺乏精密的地圖，邊疆地區遼闊，繪製精密的地圖固然不易，但是地圖乃是劃界的憑據，失去憑據，在劃界時要想不喪失國土，簡直是緣木求魚。

3. 國人向來誤以為國界線都是直線，因此常將伸入鄰國的我國領土，在「直線」觀念下，劃給了鄰國，一部份邊疆失土就是在這個情況下喪失的；此外國家所命訂約或劃界大臣往往不重手續，於是也構成邊疆失地的另一個原因。

以上為我國歷來邊疆失地的主要原因，當然構成這些原因的，還是國人向來忽視邊疆所致。

(二) 我國邊疆的重要性：我國位處歐亞大陸的東端，東臨太平洋，西達歐亞大陸的中心，北在寒帶以南，南在赤道以北，位置適中，可陸可海，自古以來即為世界大國，世界文明古國，迄今仍然存在的，只有我中華民國了，其所以能如此者，實由於有廣大的邊疆環拱捍衛，故總統蔣公曾於其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內稱：「以國防的需要而論，我國完整的山河系統……：河淮江漢之間，無一處不可作鞏固的邊防，所以台灣、澎湖、東北四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實為高瞻遠矚的真知灼見，蔣公的昭示明白的肯定了我國的歷史文化，所以能夠綿延不絕達五千年之久者，寔由於邊疆的環拱捍衛所致。曾任國防部長的郭寄嶠將軍，為我國知名的軍事家，郭氏亦曾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五十二年至六十年），對國防以及邊疆均有極深刻之研究，郭將軍於其所著「邊疆與國防」一書內亦稱：「邊疆無內陸無以依存，內陸無邊疆失却屏障」，設非郭氏兼長國防與邊政，何克有此

一針見血之論？

邊政之重要性於上引二段話可知，茲再將我國邊疆的重要性敘說如次，以供參考：

曩昔日本野心軍閥田中義一，在其奏摺中就曾說：「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此處「滿蒙」，乃是指我國東北以及東北蒙古而言，東北地區山水環繞，形勢天成，地處中緯度，雨雪調和，土壤肥沃，天產豐富，向有中國生命線之稱，無怪乎日本人認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滿蒙」了；東北是如此，西北則居高臨下，鳥瞰華北，而為華北的門戶，清季左文襄公曾經說：「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即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可乘，若新疆不固，蒙古不安，非特甘陝山西各邊，時虞侵略，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宴安之日」，西北邊疆關係國家安全於此可見；至若西南邊疆，位處我國西南，由於巴顏喀喇山、唐古拉山、岡底斯山等諸山之餘緒，構成數條南北走向的山脈，山脈走向雖與國界略成垂直而稍顯不利，但是一山一川秩序井然，其形如扇狀，披瀝而下，形成高屋建瓴之勢，對印度以及中南半島諸國而言，實具有操之在我的優勢，假若西南邊疆不保，則長江上游、中游都受威脅，換言之就是我國核心地區直接受到威脅，西南邊疆有如此之重要；至於海疆方面，因為我國面向太平洋，海岸線長達八千餘公里，每一處都足以影響國家的安全，而台灣島更是控制台灣海峽的海上長城，海南島在南中國海之北端，實為控制南中國海的樞紐，至於遼東半島、山東半島以及界於兩者之間的廟群島，將渤海圍成我國的「內海」，在國防形勢上極為有利，而浙、閩沿海更是港灣羅列，稍加佈置都成為良港，對於屏障東南，具有極重要之地位。

(三)外人對我國邊疆的研究：邊疆是我國的領土，邊疆同胞是我國的人民，縱然邊疆有若干問題，那也是我國的問題，絕不是外人的問題，固然學術可超越國籍，但是「學術」同樣的也可以為侵略者提供服務，吾人固然不能斷定外國對我邊疆問題的研究一定含有分化我邊疆的意圖，但是凡是對我邊疆懷有異圖者，必然先從研究我邊疆問題着手，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筆者所以如此認定，並無否定外人之研究成果，只不過一則對其動機表示懷疑，再則以外人研究之精、之勤，籲請國人重視邊疆、研究邊疆，否則有朝一日需要有關邊疆的專門資料時，反而要到外國去研究，甚或要依賴外籍學者，那不僅是民族之羞國家之恥了，基於這項動機，特將外人研究我國邊疆的情況加以敘述如次：

1. 美國部份：美國在學術上是個後起的國家，但是由於「富有」，所以在學術上有極大的成就，尤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躋身國際政治舞台以來，對各國內部問題，都加以研究，也都有獨到的成就，對我國邊疆問題也復如此，現在各著名大學多設有與蒙藏有關課程，茲特分別加以敘述：

(A) 哈佛大學設有蒙古語、突厥語課程，其中知名學者如柯立夫 (F. W.

Cleaves)、田波青 (A. Mostaert) 二人對蒙古古語文甚有研究，溥萊車 (Fletcher) 則研究滿文，普理札克 (Pritsak) 則長於突厥文，此外楊聯陞先生之元史研究亦頗負盛名。

(B) 哥倫比亞大學亦設有蒙古語及突厥語課程，其中孟格司 (K. H. Menges) 兼精上述兩種語文，而司垂特 (J. C. Street) 及丁愛博 (A. E. Dien) 二人亦以深知蒙古古語著名。

(C) 印地安娜大學則有塞諾爾 (D. Sinor) 以蒙古語文及蒙古史見長，庫爾格 (Krueger) 以蒙古語文著名，蒙籍人士貢布札布 (J. Hanggin) 也以蒙古古語文見長。

(D) 加州大學之包遜 (Bosson) 及羅杰瑞 (J. Norman) 二人均以蒙古及滿洲語文見長。

(E) 華盛頓大學 (西雅圖) 之波培 (N. Poppe) 則以蒙古語文及蒙古史見長，此外該大學亦設有與西藏有關課程，也網羅不少藏籍人士在該校從事研究工作，亦有我國留學生在該校從事研究工作。

(F) 柏林漢揚大學 (獸他州) 之海耶爾 (P. Hyer) 也以研究蒙古之近代史而著，海耶爾氏會數度來台及香港等地蒐集資料。該大學尚有由台赴美之蒙籍學者札奇斯欽氏，也在該校任教。

(G) 除上述各大學外，以私人身份從事研究工作，還有蒙籍人士伍如恭格、盧本 (R. A. Rupen)、夏亦丁 (H. B. Salomon) 等人，對我國邊疆之研究，都有很高的成就。

除上列各大學及私立研究我國邊疆問題外，還有「蒙古協會」民間社團以及專門從事翻譯外蒙古資料的美國聯合出版社，蒙古協會定期出版刊物，其刊物的內容多偏重於外蒙古近況以及喀爾喀蒙古的歷史。

2. 俄國部份：如所週知，俄國人曾經被蒙古欽察汗國統治過兩百多年之久，所以俄國對蒙古的情況頗為熟悉，無論帝俄或俄帝都懷有向外擴充的野心，因此俄國對我國蒙古的研究，可以說是不遺餘力，可惜這一個獨裁國家事事保密，因此其研究成果也不易為外界所知，最有名的是烏拉的米爾庫夫 (B. V. Radnitsov)，他對蒙古語文及蒙古史都有極深刻的研究，俄國人之研究蒙古，自有他的野心，外蒙古的幾次「獨立」，就是這個野心的實現。

3. 日本部份：日本原是海島小國，但是對亞洲大陸却懷有無限的野心，從明季的倭寇侵擾我國沿海，到民國二十七年的全面侵華戰爭，三百多年間都在嚐試其「大陸政策」，而所謂「大陸政策」其起點為「滿蒙」，因此日本對「滿蒙」的研究，也下了相當的工夫，這一方面的「學者」也為數不少，例如：

(A) 東京大學的江上波夫與護雅夫二人對蒙古史有相當深刻的研究，三上次男則精於滿洲史，其範圍都在「滿蒙」之間。

(B) 京都大學之田村實造以研究遼金元史著名，岩村忍則長於元朝典章制度以及蒙古語文，羽田明（已故蒙古史家羽田亨之侄）則以準噶爾史見長，萩淳平則研究明代蒙古史，另有佐藤長也以研究我國邊疆而著名。

(C) 東京及大阪兩所外國語學校都設有蒙古語文課程。

4 英國部份：英國曾經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國家，印度就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印度毗鄰我國的西藏，因此英國早已存心染指西藏，所以英國對西藏的研究，可以說是舉世無匹，在里歧大學、倫敦大學以及曼徹斯特大學都設有與邊疆有關的課程，其著名的學者計有拉鐵摩爾（Owen Latimore）、包玉爾（J. A. Boyel）等人。

此外，如德國、波蘭、匈牙利、捷克、法國等也都有人在研究我國的邊疆問題，我們面對外國人的研究，除了借鏡、敬佩以外，應該還要有慚愧、戒懼的心情才對。

四 鞏固邊防需要建設邊疆：我國邊疆的重要性，已如前述，需要建設邊疆以鞏固國防，也為不爭之事實，但是國人需要有一體認，即建設邊疆並非片面

的加惠邊胞，而是基於國防的需要，因此物質建設與交通建設應該同時並進，歷來邊疆的落後，交通不便應為主因之一，蒙古地區的天然牧場，由於交通的不便，使得豐富的肉類不能運輸到內地，這是何等的可惜，因此，交通建設應為建設邊疆的首務，其次，應該培植邊疆人才，有清一代對邊疆同胞採用的是愚民政策，致使邊疆文化落後，今後如果不能在培植邊疆人才上積極努力，那麼建設邊疆也只不過是一句動聽的口號罷了，培植邊疆人才，不但要輔導其升學，更要輔導其就業，這樣才能使邊胞在心理上與國家的安全結合在一起，也唯其如此，談邊疆與國防才有價值。

(五) 今後朝野應注重對邊疆之研究：前文已經略為報導過外國研究我國邊疆的情形，現在不妨反觀我們自己對邊疆研究的情形，高深的著述姑且不提，目前連最基本的蒙漢、藏漢、維漢字典都還沒像樣的版本，其他的研究更是遠落人後，我們對邊疆的漠視於此可見一斑，但願往者已矣！今後不談邊疆與國防則罷，否則一定要揚棄對邊疆漠不關心的態度，願今後朝野都能重視邊疆，研究邊疆，確切體認邊疆與國防有其密不可分的關係，這樣邊疆問題才能為國人所重視，而這種作法也符合無形國防的定義。

悼畢生為邊疆文化而奮鬥的趙尺子先生

宋念慈

本會會員、候補監事、遼西趙尺子先生於客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晨四時十分，以頸癌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年七十歲。

筆者與趙先生於來台後，識之於朱霽青先生處，自我主編中國邊政雜誌以來，他每以研究作品見示，或應約撰寫文稿擲交本刊發表，增光篇幅，充實內容，深感感念。

尺子先生對於中國經史、地理和文字學均有深刻研究，故早年於研究春秋、左傳及近代史之餘，著有「因國史」一書，是為研究中國古代間諜謀略之專著，引證剖析，深入透闢，說明一個國家求生存，固不僅靠兵強馬壯，即可高枕無憂也。

抗戰時期，尺子先生居內蒙古，辦邊疆通訊社，發行抗敵通訊，訓練蒙文蒙語人才，深入敵後工作，在此工作期間，個人亦從事蒙漢語文比較研究工作，來台後出版「蒙漢語文比較學舉隅」一書，此為先生在蒙古精研蒙文十一年，授課十四年之心血結晶，在此之前先生將蒙文和爾雅、說文解字、廣韻、續甲骨文編等書，依語文比較學方法，即用蒙古保存的夏殷以前複音語言，註釋說文解字之聲母，斟正誤義誤音數萬處，寫成「說文解聲」；復用甲骨文、鐘鼎文、古文、籀文、小篆，註釋蒙文，寫成「夏殷語文典」；由於兩稿之完成，確實考定「阿爾泰語族」（Alatai Family）和「漢藏語族」（Sino-Tibetan Family）為同一語族，單音的漢語是複音的阿爾泰的分

化；複音的阿爾泰語（蒙古古語）全部複音所造的殷唐字，皆在說文解字中保存；滿、回、藏、苗、黎、越南、泰國、韓國、日本各種語文，皆是阿爾泰語的分化。由此著作，不獨將失傳三千餘年的語文秘密，於以全部揭開，同時也解決了漢、滿、蒙、回、藏、苗、黎、越南、泰國、韓國、日本等黃種各民族之來源及分化過程。至於新石器中早期以來說何種語言，夏商周語文、文化、道德、宗教原型保存於何處，中國鐵器時代自何時開始，鬼方、山戎、匈奴、鮮卑、吐番、契丹、女真、蒙古、滿洲是否中國人，越南、泰國、韓國、日本與中國之關係等，在本書稿中，均有說明與解答。

這兩部稿子已完成多年，惜因財力關係，迄今無法出版。「蒙漢語文比較學舉隅」一書，是尺子先生為補直上項缺憾，將歷年在各學術刊物所發表的有關上述種種問題彙編起來，另成一書，自稱其工作為「會說話的田野考古」。

尺子先生既對我國史前史及文字學有深刻研究，故於三十七年前主編「漢小字典」時，即已認出「鐵」字的字源。他證明「鐵」字和金銀銅錫鉛同出於新石器時代的語言。在蒙語中能找出許多與國語相同的字，如「天」字，蒙語為「天格里」，或譯為「騰格里」，「鐵」字稱「鐵木耳」，「黑」字稱「黑喇」等皆是。

「鐵」之聯縣語為 Tenuir，造成「鐵銀鏤」三字。說文釋「鐵」云：「黑金也」天結切；「銀」，集韻云：「鐵也。」彌鄰切；「鏤」說文云：「剛

鐵，可以刻鏤。夏書曰：「梁州貢鏤。」鐵在蒙文爲「Temur」，周秦漢文寫爲鐵鏤，鏤字見於禹貢，證明中國夏朝已入鐵器時代。一般說法認爲夏朝隸於舊石器時代，禹貢既然記載夏朝已有「鐵鏤」的「鏤」字，當然也應有「鐵鏤」兩字，因爲「鐵鏤鏤」(Temur)在殷朝以前是不分開使用的。退一步說，舊石器時代即使沒有「鐵鏤鏤」三字，也必有「Temur」一語。因爲現存的蒙語，多爲新石器時代到殷商時代之人所說的話，而新石器時代的話，必爲舊石器時代所遺留下來的。

由於以上種種關係，尺子先生相信中國在舊石器時代，已知道「鐵」的存在，到夏禹的時代，梁州(甘肅)已能製成「鋼鐵」，用以「刻鏤」。因此，他也懷疑甲骨文不是銅刀所能刻。

尺子先生對於「河圖(cheh-tu 彌洽祿)、卜卦(belge 卜卦)、庖犧(brahshadi)等問題，亦有明確的看法，尤其「史記匈奴傳譯名新釋」一篇，洋洋三萬餘言，註釋了匈奴名詞三十餘個，得知匈奴即夏、夏語、匈奴語和蒙古語一脈相傳，此亦爲東西兩方研究匈奴學者之所不及。

尺子先生博洽經史，又治禹貢、山海經多年，對大漠南北之山川形勢，尤爲詳悉，前與至友提出西伯利亞「爲我鮮卑故壤，應正名爲「鮮卑利亞」問題，一時引起國內學術界熱烈論戰，深受有關方面重視，國民大會暨蒙藏委員會，均採納此項建議，在公文書上一律使用，以示政府收復故土之決心。

六十四年，先生就醫石牌榮民總醫院，以鉛60烤射患部甚久，口乾舌燥，痛苦不堪，致失味覺，但以求生意志堅強，自稱對食物勉強吞嚥，俾能維持體力，續作抵抗。旋以日久無功，遵醫囑暫觀望一段時期，再定進止，乃歸家靜養，經半年餘之觀察，見左頸部又有新腫瘤發現，且飲食多靠流質，體力日漸衰退，乃決定再度入院療養。

先生雖於久病之餘，身體羸弱，然仍不廢學問，六十四年元月十九日自大溪遷回台北舊寓，二月十八日函告正撰「六千年前蘇末語與古中國語(蒙古語)、古文、甲骨、鐘鼎之比較研究」，擬於晤面時「奉陳」；自謂此爲千古不知之大秘密，蒙古史可以上推至六千年以上。二月二十五日來信云：「聞又患病(當時筆者因患風濕腰腿痛三月不能出戶)更亟於往看；弟雖仍在「吞」吃流質，亦願應三月一日午後便飯之邀，故決定前往。但今日忽接友人函邀，三月一日星期六爲其尊長佈置殯儀館挽聯幛，以免輕重顛倒，致開罪弔客。不能不去，兄所約之期，請准更改。至何日能去，弟將另行函告」。三月七日又寄

來信說：「上星期六爲友人之尊長佈置靈堂，返程痛跌一交，迄今右臂仍不能多動。拙文三月號不能交來了。勞兄久候，眞眞對不起！」此後殆因臂痛，頗少執筆。

尺子先生於六十三年底爲本刊撰寫了最後一篇研究性的文章，題目是「十八世紀的鮮卑遊記」——圖理琛「異域錄」擇要新註，刊載於本刊六十三年十二月號(第四十八期)，這是對圖理琛康熙皇帝探訪淪落俄境之喀爾瑪克蒙古部落，往返俄境三年的紀行的研究與註釋。他在來信中說：「……病中曾讀兩部大書，一爲何秋濤的朔方備乘，一爲丁謙的蓬萊軒地理叢書，何丁氏均給圖理琛的『異域錄』作註，惜不懂蒙文，致考不出原尾。」云云。尺子先生秉其多年研究蒙文暨邊疆史地各種文獻之學識經驗，對原書及前人註解之有疑問及謬誤者，逐一加重註釋糾正，是對學術界之一大貢獻，其孜孜不倦，忠於學術之精神，眞令人肅然起敬！

去年十一月十八日，筆者至榮總探望，尺子是時已瘦弱不堪，體重僅餘三十九公斤，左耳下新生一疱甚疼，醫生謂不能開刀，開則不能癒合。自謂：「古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今已活了七十，可以無憾。惟有三事，耿耿於懷，身後不知如何處理。其一是有關干支之研究，現已找出蒙古對音九個，向有一個未曾研究明白；其二是書稿數十部已整理好，但將來交與何人，如何安排？其三是關於蒙文蒙語之研究，不應僅是蒙古人自己的事，應是中國人大家的事。政大民族社會學系學生畢業後，因就職就業困難，多不肯學習蒙文，惟我指導一台灣政大學生，天資很好，亦肯用功，如能給找到獎學金，繼續培植，不但我未完成的工作，或能由他繼承起來，往大處想也一定可以蔚爲國用。」言下不勝感慨。

此爲尺子先生病危中，幾件懸心之事，想其他的知交至好，獲知此事者，定不乏人，筆者未曾列名參加治喪會，未識談及此事否？撫事慷慨，倍增惋惜！

近接先生至友周祉元先生信，謂「尺公謝世，治鮮卑史地之主，將又少一人，實爲國家一大損失！」筆者對此亦深有同感，方今學問有熱門冷門之分，倘非「一有所待而不悔」之士，其孰能趨冷門，走窄路？言念及此，不禁慨然！聞先生病篤時大聲爲周圍親友說：「我回娘家去了！」(據劉珍先生見告)，先生豈眞化鶴歸之丁令威乎？人生如寄，其物如故，其人不存，臨筆神馳，言念典型，眞不覺淚下衣裳了！(三月三日夜夜蕭蕭寒窗下)

元典章中之判例法探索

(一)

岩村忍著
蔡懋棠譯

譯按：拙稿譯自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之研究報告，係一九六八年由昭和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印行之「モンゴル社會經濟史の研究」一書中第四

部「元朝の制度」第一章「判例法の實體」(第二七七頁到第三七四頁)。原作者岩村忍氏係獲日本文部省學術研究資助金而著是書，現任日本京都大學教

授，為研究元史典章制度之名。譯文中恐難免有誤，乞指正。原文係美國華盛頓大學博士研究班學生陶華（Hsueh Tower）帶來之影印本，為讀者授課時之資料。（文中之註為原註，譯註另記）

一、元典章之性質

元典章之具有「法典」性質，且在中國歷代法律書籍中佔有特異位置，不啻從任何角度來看，這一點都不容否定。在其特異點中最顯著的是判例佔去了大部份，因此也可說它是一個「判例集」。

通觀元朝，終無完成法典的事情，前此已有仁井田陞氏（註一）論及。對於歷朝各代均有完備的法典並已感習慣的漢人而言，元朝沒有成文法典之存在，想必有很大之不滿與不安。漢人經常論及此事也自為情理之常。可是反過來說，對「慣習法」久已習慣了的蒙古人，冷淡於成文法典的編纂，亦是不得已之事。因此，元朝以為事關漢人，只要準用金的「泰和律」即足夠矣，如此想法也未可厚非。金律到至元八年（公元一二七一年，南宋度宗辛未七年，是年蒙古興兵入宋，元世祖忽必烈改國號元。然元世祖忽必烈早於一二六〇年南宋理宗庚申年即景定元年即位於開平，建元中統。禁止準用，大概是因為到這個時候，已經積極相當多的命令和判例，所以禁用也不會有很多不便之故歟？或許因為已成立許多判例可援，即使禁用金律或已不感不便的緣故。

假使元朝採納漢人臣僚之議而編纂成文法典，定是成為只適用於漢人之法典無疑。蒙古人有自己的慣習法，而色目人中大部份由莫斯里木人所形成的即依據「伊斯蘭法」而治。若要把基於中國傳統思想的法律和蒙古慣習法及伊斯蘭法綜合為一而編纂一個法典，事實上或不可能。所以就是元朝有編纂法典之意圖，那一定只是為了對付漢人而有的意思，可是元朝對漢人的成文法典之必要性並不能像漢人臣僚那麼熱心。總之，到了至元八年前後，總算已有許多判例，其後就可隨着必要發出臨時命令即足夠應付案件，只是對於已習慣成文法典的漢人來說，當然會有若干不安。這種感情的表白，可以在鄭介夫（註二）和王惲（註三）的言詞中看出來。但是同時亦需注意像胡祇遼這模的人，他揣摩蒙古統治者之心意，而出言極為謙遜。胡祇遼說（註四）：

即今，上自省部，下至司縣皆立法官而無法可檢。泰和舊律不敢憑倚。蒙古祖宗家法不能盡知，亦無頒降明文，未能遵依施行。去歲風聞省部取泰和律，伺聖上燕間，擬定奏讀。愚科，聖人萬機，豈能同書生老儒縷縷而聽聞。若復泛而不切，聞之必至倦怠，一不合上意。臣子者不敢塵瀆而未敢早定。愚見不自揆竊謂宜先選不可廢者急切之一二百條，比附祖宗成法，情意相同即注以蒙古文、蒙古語，解釋粗明即可庶進讀。時定庶幾。上有道揆有庶幾守道，則天下幸甚。

讀右文而覺出漢人有似乎認命的感情，果真僅有作者一人歟！我以為為蒙古

朝廷對漢人所抱之編纂成文法典的希望表示態度冷淡，可從右文窺知。雖是如此說，作者決不願輕視在元朝一代的特殊狀態下，若要編纂成文法典有許多技術上的困難，而只是想如果僅對漢人之法典有強烈的必要且是朝廷有編纂的意圖，即非不可能。問題在於如何調整不同法律體系的蒙古、色目、漢人各民族之間的抵觸。

當通讀「元典章」刑部所感到的是在形式上雖然沒有整理好，也沒有合理的排列，却也決不是雜亂不堪。依我所算，刑部收載近九百條，此中絕大多數是具體的判例。因此比抽象化的、包括性的條文更容易適用於每一個案件，不過問題在於如果達到沒有包括在具體的、個別性的規定（借用仁井田陞氏的一個字——Kasnistik——曲解詭辯）之內的事件時該如何處理呢？可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也並不是那麼困難。那是因為這時候應該採取如何手續，在「典章」裡到處可以找到，同時要通曉這種程度的手續、法規、判例也不太難。文書的形式和體裁或許跟普通的不一樣，不過有一定的形式而且一旦習慣了是似反而易易的了。

「典章」刑部在原則上係蒐集了有關漢人的判例，這是不可置疑的，雖然有時候也有跟蒙古人、色目人的記載，那一定是和漢人有關係的吧。例如「典章」五三的一「哈的有司問」一例，乍見之下似乎關於色目人之命令，也許是對漢人跟伊斯蘭共同體也能適用的判例而特予收載的。此事可由現代中國伊斯蘭共同體之組織也能夠充分的推定。

又「典章」中常見「扎撒」一詞，其內容却不明白，這是當然的事。此或因為蒙古朝廷的根本政策是蒙古、色目、漢人各自分開的屬人主義，所以無需把蒙古法律的「扎撒」列入以漢人為對象的法律書中，亦不欲為一般人知之的緣故。前引胡祇遼文中：

……蒙古祖宗家法（漢人）不能盡知，……就是說此間事情，而且他知道蒙古、色目、漢人各法有異，故不能統括納入一個共同的國際法 Jus gentium = International Law 之內加予編纂，所以就說：

……宜先選不可廢者急切之一二百條，比附祖宗成法，情意相同即注以蒙古文、蒙古語，解釋粗明即……

筆者以為他是在表明至少能夠將漢、蒙、色目共通的根本法成文化的願望。如是看來，在元朝這一代中，不見有一般性「法典」的完成，其原因若是在於編纂的困難，那麼其困難即不在於技術性的技術問題，而是在於無法將漢、蒙、色目各民族不同體系的「法」納入一個共通的國際法 Jus gentium 裡去的問題。於是元朝就認為只管與漢人有關的法規，只要把漢、蒙、色目的接觸點加以調整即可，其餘的即使其依照漢人傳統的規範及慣習就行了。「元典章」刑部中所見之命令或斷例，除極少數部份以外，盡是繼承中國的傳統法律，可為上述推定之左證。再說，由此亦可瞭解跟漢人對成文法的渴望相對比

，元朝對編纂漢人法典之冷淡的緣故。

如是元朝對編纂法典的問題，應該認為有兩個含意。一是普遍性的法典之編纂問題，二是專為漢人的法典之編纂問題。關於第一個問題，據筆者所知，並無資料顯示元朝有此意圖，那是因為元朝統治中國的根本態度是採取分離主義——*Segregation*——把各種族分離的方針，而且要編纂能共通適用於各有不同傳統固有法律的普遍性法典，在技術上也有其困難所致。又有關漢人的法典，正如在上面已略述，元朝的法典思想是在「元典章」所見的「從基本俗法」之原則（不過和唐宋時代稍異——後述），故「元典章」、「通制條格」之類，可以結論為只不過是對漢人的命令、法規、判例的集成而已。同時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跟易為浮文飾詞的中國成文法不同，成為不可與其他相比的貴重的未加雕琢的活生生的資料。

註：

一、仁井田陞「元朝刑法史考」，蒙古學報，二。

二、「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七。

三、「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九〇。

四、「紫山大全集」卷十一。

五、岩村忍「中國回教社會之構造」第二章。

六、仁井田陞，前揭書六四頁。李耶查諾夫斯基（V. A. Riasanovsky）初襲普浦夫（Popov）之見解，認為「元典章」是基於蒙古固有法而成（見其著 *Customary Law of the Mongols*, 1929, P. 23-24）。「是後來同加訂正，說「元典章」是代表元代的漢人之法（見其著 V. A. Riasanovsky: *Mongol Law and Chinese Law in the Yuan Dynasty*, 1936, P. 266-267）而認為「元典章」是 Code，又以為其全部係由蒙古語文翻譯的（上揭同書第二八七頁）。「元典章」中雖有從蒙古古文直譯過來的部份為眾人週知之事，可是說「全部譯自蒙古語文」就不可苟同了。如果說連地方官署都可以處理的瑣屑案件也都是翻譯的，那就無法想像了。又順便指出蒙古語直譯文體是只限於聖旨的。

二、搜索和逮捕

（一）弓手

直接逮捕犯人、防止通常的犯罪是弓手（弓兵）的責任。關於弓手，在「元史」一百之弓手條及「元典章」五一「設置巡防弓手」（註一）有設置規定之記載。「元史」和「典章」的記事所有不同的地方，僅是其文首有異，且在「元史」文尾追加了二、三項有關規定而已，其餘除了僅有若干文字的異同以外差不多完全一致。關於弓手的元朝制度之基幹係依照中統五年（譯注：公元一二六四年，南宋理宗甲子景定五年也。是年蒙古世祖忽必烈入都於燕，改元

「至元」。）之規定。「元史」記事，直接或間接的基於「典章」所收載的這個規定，那也是明白的事。

中統五年以前，對盜賊等的逮捕也沒有詳細的規定，缺乎關於弓手之設置、盜賊等的逮捕或其逃走的負責人之賞罰之規定，所以追捕無法嚴格執行，但是如果事件發生後三個月以內不能逮捕犯人時，負責人就要賠償，有這麼一條罰則。為匡正如此缺陷而設的就是中統五年的規定，也就是發布這一條格，弓手的設置就確立了。依其規定，按民戶之數置弓手而該當行政官署之長官，除兼弓手之長還兼提控官。設置弓手之基本準繩是州城、縣城置有弓手之外，州城與縣城之間隔大的，就要在每五十里至七十里的有二十戶以上之村莊設置弓手。如果二十戶以下的村莊，就使其戶數增加到規定戶數，若全無店舍，即每五十里至七十里之內設置二十戶民家。又在關津、渡口等地方，必需設置店舍而弓手的設置却不必依照五十里至七十里的規定，在僻陋之遠隔地則委任行省處置。弓手直屬縣尉（捕盜官）之下，而縣尉係治安警察之負責人，可由左引之文知道。

縣尉專一巡捕

至元九年二月，向書省吏部奉奉向書省劄符，刑部判送呈下縣亦依中縣例設縣尉一員，專一捕盜事。批奉都堂鈞旨，送吏部，講究可否，擬定連呈。奉此，當部呈奉向書省該劄付，議得下縣巡尉俟取勘定數，舉呈定奪外，據上中縣已另設縣尉去處，今後本官不可署押縣事，止專一巡捕勾當。（「典章」九，陳垣氏校補）

次說弓手之設置，各路不問投下戶（註二）、軍站、人匠、打捕鷹房、幹脫（註三）、窯冶，以一百戶為單位，選其中孳生計之一戶，取其男丁一名充手而免除其差發。但是免除的這個差發要由其他不當役的九十九戶平均負擔。由此可知弓手即係一種具有地方警察性質之人員，而擔任防止犯罪、逮捕犯人之職責，是選自民戶當擔的，所以和軍役不同。

如上述，這些弓手，依照中統五年的規定是支付武器給他們的。可是如果弓手具有像地方警察性質的人員，當然其中會有漢人（不，定會是民間的漢人充當的吧），就會發生是否跟禁止民間私藏武器的元朝政策及其方針相抵觸的問題。原來此一命令係指「廣泛民間」，是為了防止包含漢人、高麗人以及江南平定後的南人——也就是所謂「新附」之民的反抗，所以民間人攜帶武器的禁令是因各時的情勢而有緩緊之別。民間軍器私藏之禁原是受了中統三年（公元一二六二年）李璫之叛變（註四）的刺激而發的，可是當時並不是對所有的漢人禁止有武器的。在「元史」刑法志、四，有如下一段記載可以引知。

諸漢人禁持兵器。漢人在軍者不禁。

此一規定係至元十六年（譯注：公元一二七九年，是年元軍陷崖山，南宋亡。）以前的規定，而在同年以如次之命令更換，禁止武營軍以外的一切漢人不准携有武器（見「典章」三五、三）如下一段就是：

至元十六年，……如今有帶着弓箭行射鬼子、野鷄者，說謊、做賊由此生，……漢兒人取拿的弓箭嚴行治罪。除在側近的武衛軍外，別个漢軍每（譯注(1)）出軍把武器。回每軍器置納庫。來奧魯（註五）（譯註：奧魯，英譯（Camp，意軍營）的勿使拿軍器。

禁止漢人等持有武器之禁，其後愈益嚴重，到至元二十一年甚至漢人打捕戶（註六）持有武器及連在神前供備真弓箭也都被禁止了。在如此情勢下，弓手的武器成了問題，那也是理所當然的了。可是不使有防盜、防犯、逮捕、搜索之責的弓手攜帶武器則不能有效遂行其任務，也是明白之事。原來許可中都路弓手攜帶武器的，因此由地方上申請許可其弓手攜帶武器，而報告因弓手不帶武器就無法對付擁有武器的盜賊，而只有袖手傍觀的實情。於是至元二十三年，不得不採取平時把武器藏置官庫內，只許當盜賊勢力甚大時出庫使用，俟鎮壓後再繳納庫裡的辦法了。

……新附弓手若有已前置到器械，責令各處簿尉、巡檢盡數拘收，置庫收貯，偶有盜賊發生，斟酌緩急逐旋關撥，追捕事畢還庫。猶使其本處達魯花赤（譯註：元朝官名，蒙語，長官之義也。在各級官署如行省、路、府、州、縣、各提舉司，各總管府，萬戶千戶所，元帥府及宣撫、安撫、招討諸司皆置之，以蒙人為之。）提調施行。（「典章」三五、二）

接着，在至元二十七年也有如下關於弓手武器之規定。

弓箭頓放庫裏（「典章」三五、二—三）

尚書省咨。至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奏過事內一件。江西行省官人等與文書將來，吉贛等處地面相連著湖南、廣東、福建，每年生發草賊，出備軍器，聚集弓手人每來，然年時江南地面不使漢兒，兩人把弓箭（沈本作弓手），禁斷時分拘收盡這裏的弓箭，如今有來說與城例裏依着漢兒該如何。俺商量，在先中書省官人奏，每一個路裏十副弓箭、散府裏、州裏七副弓箭、縣裏五副弓箭把呵怎生麼道奏，有聖旨，是也，那般者麼道。如今有奏，依著那體例，路裏十副，散府、州裏七副，縣裏五副執把，使城子裏達魯花赤，達達、畏吾兒、回回人每管著。若有收捕賊之勾當（譯注(2)），令巡軍執把弓箭，無勾當時，拘收庫裏放著呵怎生麼奏，有聖旨，那般者，好人根底委付者麼道。欽此。（原注：蒙古文直譯而來的，故非一般漢文也。）

右引，與至元二十三年命令之趣旨相同，只明示常備弓箭數而已。關於弓手軍器，到了大德七年（譯註：公元一三〇三年，元成宗癸卯年）又發出如左命令。即：

添給巡捕弓箭（「典章」五一、九—十一）

大德七年正月，江浙行省准咨，松江府申本府合該捕盜弓箭別見在。照得近中書省咨，各處捕盜官兵弓箭，奏奉聖旨，路裏一十副，散府、州裏七副，縣裏五副，巡檢三副，欽此。參詳各處捕盜弓箭，為官給付惟復捕盜衙門自行

置備合無未審。咨請照詳。送刑部照擬，回呈，照得大德三年五月中書省劄付，近御河、會通河北自大都南抵江淮，遞運係官諸物、富商、客旅經行，多生發盜賊。兩次，差官脫思哈並扎魯忽赤徹里等前詣各處，講究到弭盜之方略。致盜之源，蓋見設巡捕去處，地理寬遠，所設弓兵並官給弓箭數少，處防頻併，去前後空，賊徒窺伺空隙，往往懸帶弓箭執把軍器，恣出沒為盜，然其捕盜官兵猶空手而拒刀劍，無衣甲而禦箭鏃。彼強我弱，實難擒捕。議得自大都李二寺至通南河南省管下歸德府界古宿遷城，沿河上下安置巡捕三十處，元設一十五處，剋添五處，拘該州縣一十一處，就用內已設州判、縣尉八處，東光、任城、清海三縣水路（沈本作洛）驛程元設簿尉，今改主簿，添設縣尉專一巡防，除外，有一十九處革去舊設巡檢司，改設巡防捕盜官，色目、漢兒人員從九品級，合用弓手（沈本作弓箭）斟酌相離、遠近、緊要，上五十名或四十名或三十名，除見役外，於各該州縣由當差戶內差撥，如更不敷，差取鄰近去處。猶每處官給弓箭一十副，從色目人員依例關防，如有差故，其次官依上施行。許捕盜正官懸帶。因此大德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奏（原注：以下至「欽此」為直譯蒙古文之中文體裁），自江南不揀甚麼錢物來呵，經由河（沈本作何）道裏，做買賣的亦行那河道裏，為盜賊多上頭，去年根底奏皇帝，省裏、臺裏，也可扎魯忽赤（譯註：(3)裏，差人整治而理會的人）（4）以下均寫阿拉伯數字）每一處商量，立三十處巡防捕盜衙門，內八處有州判、縣尉，更三處下縣主簿兼尉，有主簿兼尉提調呵盜賊勾當，耽誤民訟公事。這三個下縣裏添設呵縣尉怎生。又革罷巡檢司，剋設一十九處巡防捕盜衙門，每處色目一員，漢兒一員，委付各各兩箇人，若這般設立呵弓手不敷，附近百姓們（沈本作門）內差撥怎生。又賊人每執把兵器而這弓手每無軍器，每處給與一十副，用時執把，勿用時各處色目人員提調收管麼道。商量奏，那般者。欽此。都省除外，合用弓箭（沈本脫「用」字）則就用巡檢司舊有，除減併外，照驗不敷數目，行移合屬，官應付施行。今承見奉，移都省准咨，議得路府州縣巡防捕盜衙門懸帶弓箭已有定例，各處巡檢每處量給三副。請咨依上施行。

如此，弓手除例外，平常是不攜帶武器。對武器，當時用語是「兵器」、「軍器」、「器械」等詞，而在禁令中有時特定為「弓箭」，但以公開語「軍器」包含所有種類之武器，特對弓箭給予嚴格管理。對弓手而言，在平時不用說是弓箭，其他刀槍等之攜帶都禁止為原則。那麼警棒或類似之械器是否可以攜帶，就不明白了，但也可以想像似乎可以的。不過要禁器械則有一「杖」，謂兵器及杵棒類也（「刑統賦疏」之規定，所以杵棒以下的也就是鐵十手、網繩之類以上的是不帶的了。又見「元史」兵志、四，有可持悶棒（明、黃一正「事物紀原」一九，說「悶棒，粗棒也」）一詞，就是比杵棒還細小像是當今警察所持的警棒之類的了。

從上述制度上而言，弓手地位極其低微，實際上却是于與犯罪之搜索、逮

捕，補助檢視、初審、補助看守以及其他凡是警察事務的一切工作，所以職權上的勢力相當大，於是濫用職權的事例似乎不少。弓手的這樣行為令人側目的事實可由胡祇遷之言「弓手擅考掠，作威福」（紫山大全集、二三、一八）能窺知一端。「典章」五一、一二，「獲賊隨時解縣」例中說，捕獲賊後應立即解送縣州府審理，不可任人吏，弓手拷問云云，即係表示連只有逮捕犯人之責的弓手有自行拷問的事例多的旁證。見於「元史」兵志、四，的記載，有各處弓手屢害人命之事，故凡服役弓手三年者，應再歸一般民戶使其他民戶交替，就是指這般情事。弓手濫用職權之弊，在元代散曲（注七）中有「門軍、弓手」之稱，並謂弓手索取賄賂一事看來，容易想到他們貪污甚盛，魚肉小民而使受非常之苦的情形。在「典章」中亦散見其實例，左揭為其一耳。

驚死年幼（「典章」四二、一〇一一）

至元八年七月×日。尚書刑部來申，南樂縣弓手張全捉賊人趙三，因搜尋賊驢皮驚死韓成男五兒事。責得張全招伏。不合（5），於韓成屋東賊驢皮將墜石上，拖下盛粥瓦盆一個，就地棚碎，引韓成男五兒啼哭，以嚇得驚搖因致身死，又不合，梓著趙三頭髮在地，出門用鐵爪及棒子沿身毆打，又不合，要訖韓成熟牛皮半張與靴材，事發回付。又不合，於南樂縣招責不實罪犯。省部議得，張全所犯，因搜賊人趙三驚死韓五兒，即係被差應捕人之外，據（6）韓成熟牛皮與靴材，既已回付。議難治罪。止用鐵爪毆打趙三並於南樂縣據不實招責，量擬四十七下，合仰照驗施行。

在此具體的判例中，可以髣髴出現實活生生之弓手的形態。此案，被害人殆係皮革工人。在此案中驚死小兒係執行公務之行為，而被認不必負責。但是向被害人強要之物品也一旦事發即歸還物主，也無罪。只有用鐵爪毆打犯人趙三之事及在南樂縣做偽證事，合併二罪，處笞刑四十七下。既已在前述過，弓手本是役務徵發之一種而課民戶之義務，故其地位極是低微，却因他們站在直接對民衆行使警察權的立場，就構成對一般民衆具有很大威勢。因此其地位由於具有義務轉來的特權，既有利權又可免稅，所以弓手地位或許成爲一種「肥缺」。於是弓手之下又有受指人員之存在，也是當然的事了。往上溯及北宋資料有「作邑自箴」（註八），其中並稱着「弓手、手力」云云，從字面上看這個「手力」可能是弓手的手下人員。據筆者所知，元代資料中不見有「手力」一詞，然胡祇遷則謂之係不務農而消費穀類之輩。則：

「儒釋道醫巫工匠弓手曳刺」（紫山大全集、二三、一二）

或許這個「曳刺」就是「手力」歟！既如王國維（註九）所考證，「曳刺」係唐以來在北方民族所用之語，而其本身變成在有半官半民制度的弓手之下工作人員歟！

弓手主要職責係取締盜賊，既如上述，故其捕盜任務甚嚴格而失盜責任亦是。就是未能當場逮捕盜賊時，有三個期限可循環。每一期爲一個月，若是強

盜而未能於第一期中逮捕，應受笞刑十七打而竊盜案就要受罰七打，在第二期內猶未能歸案者，強盜二十七打，竊盜十七打。如果在期限內捕獲一半賊數，失盜之罪可免。但捕得犯人時即有賞。在大德通例或其他均可散見。

諸人告獲強盜，官給賞錢每名至元鈔五十貫、竊盜二十五貫。親獲者倍之。獲強盜至五人與一官。其捕盜官及應捕人若本境失過盜賊而在別境捉獲作過賊人者，聽功過相折，數外合理賞者，比常人減半，獲強盜至五人，捕盜官減一資歷，至十人，與應捕人一官，陞捕盜官一等。承其他處公文及諸人告指而獲者，不在論賞之例。（「典章」四九、八）

依此規定，應捕人即弓手可得一般人捕獲犯人時之賞金的一半而此一通例屢次得到確認。此項賞金由各所徵收之罰金（註十）中支出，而捕盜成績優良弓手，規定授官與之，次引元貞二年（譯注：公元一二九六年元成宗丙申）之例，說明有一弓手逮捕五十四件強竊盜案因而得巡檢之官，於是其後或有許多援此例求官者，於是對獲賊之功改僅賞錢之規定。

獲賊賞金不賞官（「典章」五一、一五）

元貞二年八月。中書省咨刑部呈，會驗聖旨條畫內一款，除欽遵外，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濟南路保申弓手張平節次捉獲強竊盜賊五十四起，前尚書省擬充巡檢，在後獲賊人往往指例告言，實擬通例。參詳，今後諸人獲賊，擬欽依給賞。具呈照詳。都省准呈，除外請咨欽依施行。

弓手如果收賄，規定除罷免其弓手之外，以同戶內次丁出而代替。

弓手犯贓，次丁當役（「典章」四六、一九）

至大三年十月日。福建宣慰司承奉江浙行省節付，近據松江府申，合屬額設弓手俱係農民，少諳巡邏，其間多濫用機察並作過之警迹人。巡邏捕賊偶有失過盜賊，即使苗頭弓兵甘受三限不獲之責，令苗兵惟慮日久，消廢家私。受職知有斷革例，往往買使親識人等冒作出錢，過付人數，虛捏、欺作、取受。赴官陳告，被告弓兵不待對證便行招承，以圖斷革。因此里正人等，常以貪補由煽惑、擾害百姓。今後若革去濫設機察等人，兼到有苗弓兵，果有取受即斷革，以伊家次丁當役，少革僥倖之患乎。乞照詳事。得此省府除已經通行革去濫設舊有機察人等之外，議得食到弓兵果有取受而告發到官，即斷革以伊家次丁當役。如委無次丁，相應另差補。緣係成例事理！移咨尚書省定奪去後，今准尚書省咨，該送刑部據呈，議得食差弓兵，須於有丁戶內食撥，豈有單丁之家應充。若犯贓，合依已擬相應以革本戶次丁應役。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右引一例爲窺知元代弓手制度實情，頗有意思。弓手雖是一般民戶出身，略通有關警察制度和規則，濫用機察人及警迹人來擔任巡邏、捕賊等工作。不過若使盜賊逃脫，就要負三期之限的責任，若失敗又要負賠償、受刑罰。在此所說的苗頭、苗僉、有苗等詞，是指何意不明，或許是新參加弓手的生手。弓

手往往會因逮捕不到盜賊而消費財產，明知收賄，強要有罪，却多半敢犯惡事而被問罪。另一方面，里正等村莊小吏反而利用如是事情，假藉攤派弓手而釀成不安、騷擾，而里正、主首、社長等村吏跟弓手的指揮命令系統不同，在「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三也有「弓兵有職分，里正人勿得侵佔」之句，事實上可知地方上有勢力人物如里正等在左右弓手。弓手之貪補大概由里正上申，於是限制機察人、警迹人等危險人物之濫用，又當弓手犯罪時，立罷其人，再由有人當弓手的那同一戶中差撥弓手（是以次丁充當也）。可是非有該當弓手役的男丁二人以上之戶，就無法照辦了。在既述的「設置巡防手」條格中有「取中戶一名」之規定，所以有了這個條格以後就由男丁二人以上的中等戶內差撥弓手役的吧。弓手雖然不少有「外快」、「濫用職權」之事發生，在另一方面也受了嚴格規定之苦，尤其是失盜之賠償或「三限不獲之責」必是難受之苦。恐怕是惡人欲當弓手而善人却想得免的了。

筆者先是提及弓手的助手有手力、曳刺等人，其他尚有祇候、警迹人、機察人等的編制（後述），但是元代警察之中心確實在於弓手制度，這也是很明顯的事。至於手力、曳刺、祇候等，至今還找不出有充分可論的資料，同時其與弓手的關係也不清楚。但是在元朝警察制度中，其重要性次於弓手的，同時對當時社會顯示有趣資料的就是警迹人，當在次文敘述。（此節完）

註：（係原註）

一、「元史」兵志、弓手條與「元典章」五一、一一「設置巡防弓手」甚為一致，而兩者記事之異同，認為在思考「元史」之成立這一點上很是重要。此類點後詳，在此只引一例做兩者之對照。（譯按：原注所引頗長，故從略）。

二、安部健夫著「元代投下の語源考」參照（東洋史研究刊行）

三、小林高四郎著「元代幹脫錢小攷」，社會經濟史學，卷四，十一參照。又參照村上正三著「元朝に於て十事泉布司上幹脫」，東方學報，十三の一。

四、「元史」世祖記，二、參照。

五、參照本書第三部第三章。

六、見於「通制條格」二七、九。「禁約軍器」，……至元二十一年四月

「成吉思汗傳」之十二——續

布哈拉之戰

花拉子模沙帶領着人馬北行，自山岳地帶向錫爾河畔轉進，企圖以逸待勞，等候蒙古大軍半渡的時候出擊。可惜白等了一遭。

十六日。……漢兒休執把軍器者。軍人打捕戶這的每執把者……今訪得，隨所廟宇往往有諸人供獻鞭簡鎗刀弓箭等真武器……云云。

七、在元的散曲，特別是「陽春白雪」裡的劉時中作品內，有鬚鬚當時社會狀態之好資料，係入矢義高氏所指出的者，茲不嫌其長，稍引於后：

且說一年中事例錢，開作時各自與……更有合千人把門軍弓手殊途，那里取官民兩便行法，赤緊他賄賂單宜左道備於汝安手。……三二百錠費本錢，七八裏去幹取，作捏作會縮卷假如名目……官擲庫子均攤着要，弓手門軍那一個無，試說這斯每貪汙。

八、「作邑自箴」九。弓手手力置牌，書單名，親自輪檢，批注優重緩急，合選擇驅使者，曉諭合當人知，仍置使磨。

九、王國維，「古劇腳攷」。曳刺本契丹語，唐人謂之曳刺河，舊唐書房琯傳，琯臨戎謂人曰，逆黨曳刺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遼史作拽刺，百官志有拽刺軍詳穩司，旗鼓拽刺詳穩司……，又云走卒謂之拽刺，武林舊事作爺老，其所載官本雜劇有三爺老大明樂，病爺老劍器二本，當即遼之卻刺也。……尚有曳刺，為胥役之名，此即遼志謂之拽刺之證。

十、見於「典章」五一、十二、十五、十七。

譯注：（以阿剌伯數字（1）（2）（3）表示者）

（1）別个漢軍每出軍把武器。這裡的「每」字，當多數 Plural 之意用。

（2）若有收捕賊之勾當，……。這裡的「勾當」當事件——affair 之意用。

（3）也可扎魯忽赤……。這裡的「也可」係蒙古語大的意思。凡官名「也可」者，即表示第一之意，元史食貨志有也可太傅，也可怯薛，職官志有也可札魯忽赤，皆取第一義，見十駕齋養新錄，按華夷譯語作也客，或譯為伊克、也克。（見「辭海」乙部二畫也字）

（4）差人整治而理會的人……，意指通理而會辦事的人。

（5）不合，於韓成屋東……，又不合，拚著趙三頭髮在地，……又不合，要

訖韓成熟牛皮半張……，等「不合」兩字，係「不合情理而可惡」之意。

（6）即係被差應捕人之外，據韓成熟牛皮與靴材，既已回付。……，這裡的「據」一字，係「關於韓成熟牛皮……」的關於之意。（待續）

Harold Lamb 著

史耀古 譯

要完全了解戰爭的發展，就必須先審視一下地圖（見例圖）。在花拉子模帝國的北方部份，一半是肥沃的河谷耕地，一半是乾燥不毛的沙漠平原——層層的紅土，罩上一層灰沙，一片荒寂之象，了無生意。因此，所有的城市都只能在山丘的懷抱之內，瀕河而建。



十三世紀初之花拉子模帝國版圖，
並可見其他回教力量分佈圖。

沙漠地上，兩條大河自西、北流，注入鹹海（Sea of Aral）。一是錫爾河（The Syr），古名「Jaxartes」（譯者按：中國「唐書」譯爲藥殺水。）沿河高牆大城林立，連接駱商大道。這駱商大路便是由城鎮相連而成，爲不毛沙漠居民的生命線。另外便是阿姆河（The Amu），一度又叫奧克薩斯河（The Oxus）。伊斯蘭回教帝國的諸大城堡皆近此河而立，如布哈拉（Bokhara）和撒馬爾罕（Samarkand）。

沙王的軍隊就在錫爾河的内緣集結紮營，無法捉摸蒙軍的動向。他本想從南方徵募新的兵員和財稅，前來增援。却因爲風聲吃緊，整個動員工作受到了阻礙。這時據報蒙古軍已翻山而來，距其右翼不過兩百里遙。甚至有蒙軍迂迴到他的背後了。

原來是哲別諾顏，離開兀赤之後，便通過了崇山峻嶺，來到南邊——突襲了把守花拉子模南方大門的突厥軍隊之後，正沿着阿姆河上游的冰河地帶疾行進，逼向不過一兩百里路上的撒馬爾罕行進。哲別所率也不過兩千人馬，沙王可不知情，還以爲是大軍呢！

如今的情勢，沙王耽心不但得不到增援，還大有被切斷布哈拉與撒馬爾罕之間主力防線的可能。這是沙王以阿姆河爲屏障所佈的第二道也是主要的防線。面對這一個新危機，沙王於是做了一個深爲後世史學家所詬的決定，便是分散了大半的兵力，固守分散各處的城池。

他分出大約四萬兵力加強錫爾河兩岸的戍守，又分出三萬兵力南去布哈拉增援。自己則帶領其餘的半數軍馬，前往正受威脅的撒馬爾罕。他所以如此分配兵力，固守據點，原是假設蒙古軍絕打不下他的堅壁城池，料想一番急攻之後，不久便會知難而退。然而他的兩項判斷全錯了。

初時，汗的二子（譯者按：當指察合台與窩闊台）。領兵順錫爾河北上，來到了訛答喇（Otrar）。訛答喇城的守將英納勒居克（Inaljik）正是當初下令處死蒙古商人的罪魁，他深知蒙古人絕不會輕易饒過他，所以調集了最精良的屬下，堅壁固守達五個月之久，城破之時，他奮戰至最後一人，退守哨塔之上，仍然發矢抵抗，矢盡則擲磚石拚命不絕，終遭蒙軍生擒，送至成吉思汗階前，汗命以火溶銀漿，灌其耳目，報應當年之仇。訛答喇的城牆也夷成了平地，居民全遭放逐。

訛答喇的戰火進行之中，第二路的蒙軍也攻下了錫爾河畔的塔什干（Tashkent）。蒙軍第三縱隊也以雷霆萬鈞之勢，掃蕩了錫爾河北端下游兩岸的諾城。當蒙軍架梯蜂湧上城之際，斃地（Jend）的突厥族守軍棄城逃走，城民只得投降。在這第一年的戰事中，沙王的軍隊和突厥族的戍守軍，便是如此遭到蒙古人大規模地屠殺，城內的居民大多數爲土生土長的波斯人，也被迫驅趕，離開了家園。

蒙軍又將所有的俘虜加以分類，迫使年輕力壯者擔任圍城的苦力工作。有手藝的工匠則被迫爲征服者勞作。但有一回，蒙古人屠了城，不留活口。一個擔任蒙古人特使的回教商人，遭城中居民分屍，蒙軍大怒，發動了瘋狂的攻擊，前仆後繼，絕不中止，直到城破人屠而後已。

在錫爾河一線連天砲火的戰事上，成吉思汗始終不會出現過。他帶着大批主力人馬，却似乎是消失了。無人知曉，他是自何處渡過錫爾河，大軍往何處去。但他必然是繞了一個大灣，越過了紅沙漠（Red Sands），大軍在莽莽的不毛之地出現了，他竟然自西邊的方向朝布哈拉城迅速的推進。

這時穆罕默德沙不僅是側翼受到了包圍，甚至也隨時有被切斷的危險，切斷他與南方的兵馬，與他的兒子以及從富庶的科拉珊（Khorassan）及波斯地區前來增援的兵力。東有哲別諾顏，西有成吉思汗，坐鎮撒馬爾罕的沙王遂深深感覺到身陷圈套之中，蒙古的兩支大鉗愈來愈逼近他了。

根據他的判斷，他又把主力分散到布哈拉和撒馬爾罕二城固守，另派一支軍隊前去薄克（Balkh）及坤杜茲（Kunduz）。自己則帶着貼身的護衛軍，大象和駱駝隊，離開了撒馬爾罕，也帶走珠寶財富和家人，企圖招募人馬，以求恢復之計。

只是他的希望又落空了。

穆罕默德，這位人稱亞歷山大第二的勇將，如今與汗比起來真是技遜一籌。——他完全不知道：汗之諸子在錫爾河畔飛舞的火光刀劍，只不過在轉移他

注意的目標，掩護大汗與哲別諸兩軍深入的攻擊罷了。

汗疾出沙漠之後，兼程進軍，爲免耽擱停留，他甚至不欲驚擾過路上的諸多小城鎮，最多討些水飲馬而已。他本想把穆罕默德殺個措手不及，可措兵臨布哈拉城下時，沙王已經聞風而逃。汗如今兵臨的城市是同教王國的一大重鎮及學術中心，按史書記載，圍牆長達十二里格（leagues，二十六哩），一河畫過城中，處處花園娛室。城中聚集了許多博學之士，長老和大祭司，可蘭經之解釋者。如今有兩萬名突厥兵和許多波斯人負責戍守該城。

城中効忠沙王的臣民，目前在蒙軍的包圍下，信心開始動搖，一時陷於複雜的心境。本來，光憑城牆之堅，若是居民決心一戰，抵擋蒙古軍數月是毫不成問題的。

成吉思汗說過一句很見真理的話：「徒有城池之堅而無守軍之勇，不可。有守軍之勇而無城池之堅，亦不可。二者之力相若。」然而，突厥族的守將却不敢一戰，留下百姓，逕率沙王的人馬，夜出水門，往阿姆河方向逃逸。

蒙軍有意任其突圍，然後以三個萬戶跟蹤至河畔追殺，突厥人盡皆被刺於劍下，全軍覆沒。

成衛軍棄城後，城中長者，如裁斷官，博學士等便商量出城求見可畏的大汗，奉上布哈拉之鑰，而蒙大汗應允不殺城中百姓。然而仍有本城守將率殘餘守軍退守內城頑強抵抗，汗卽下令集中火箭攻擊，所有內城的宮舍屋脊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大批騎兵湧入了街道，開倉取糧。並驅馬至圖書館，圖書館遂成馬廐，回教徒們驚望可蘭聖經竟踐於馬蹄之下。汗執轡行經一壯麗回教聖堂時，詢問此處是否爲皇帝行宮，人答以上帝阿拉之居。他立刻就驅馬上殿而入，在供奉巨冊可蘭經的祭壇前下馬。他身著黑色漆甲，頭戴羽飾護盜，登台講話；台下聚集了回教的祭師和學者——他們正盼望阿拉降下一把大火懲戒這個打扮笨拙的異教人。

「野上無草，吾之人馬匱乏，速速開倉納糧！」

回教長老們急急離開了寺院準備供應的時候，却早見這些來自戈壁的武士住進了糧倉，馬兒也入了廐。這支人馬，由於在沙漠上強行軍的時日太久了，絕不會在門檻處淺嘗卽止，非進去飽餐一番不可。

汗出了寺院之後，便赴城中廣場。此地常爲市民聚集聆聽學者講演回教經義之所在。

「這人是誰？」新來的路人問一年事已高的長老。

「噓！小聲點！」長老咬着路人的耳朵說：「它是上帝的憤怒，降來懲罰我們的。」

於是汗登講壇——史籍上描述汗是很擅於對群眾演說的——面對着布哈拉

的市民。起初，他詳詢市民關於他們的宗教信仰，然後很嚴重地批評他們的錯誤，何必要往麥加朝聖呢？「上天之威力無所不至，豈只限於一處。」

汗精明地掌握了群眾的情緒，煽起了回教徒們對他的敬畏和迷信。在回教徒心中，他就像撒旦的化身，一個來自異教的毀滅者，代表了有些古怪，但強悍無比的力量。

「爾等皇帝罪孽滔天，吾乃上天之震怒，死亡之枷，來此拘拿，如吾毀滅其他皇帝然，切勿庇護爾等皇帝。」

他一面等着通譯解釋他的話，一面看着這些回教徒，就跟金朝的中國人一樣，會造城，會寫書，會供給他軍需，會貢獻財富——還會告訴他其他世界的消息。這些人還可用來做工和服役，工匠藝人還可以帶回戈壁効力。

通譯繼續翻譯者說：

「你們貢獻了食物給我的人馬，很好。現在去把你們藏在家裏的珠寶拿來，獻給我的將軍們。你們不必耽心這些東西，我們會好好的保管的。」

布哈拉的殷富財主全在蒙古軍的日夜監視下。如有人胆敢不獻出所有的家私，必受折磨。蒙軍將官則召來舞女和樂師表演回教歌舞。在回教的宮殿寺院裏，他們正襟危坐，一杯在手，肆意享受着美妙的歌舞，回教城的奇觀。

這時候，由於退守內城的守軍奮勇抵抗，折損了汗的人馬，激怒了大汗。汗處死了守將和他的手下，並把百姓私藏於房頂、地下、井裏的寶物搜出之後，便下令驅趕百姓出城。回教史籍對這一幕悲慘的景象有很清楚的描述。

城中四處起火，火勢席捲了全城，一片濃烟升上布哈拉的 sky，遮住了照射的陽光。俘虜們給驅往撒馬爾罕城，許多由於趕不上蒙古人行軍的速度，落在後頭，便受到可怕的鞭打。

成吉思汗在布哈拉只停留了兩個小時，便疾疾追趕刻在撒馬爾罕的沙王。途上他遇上了前來會合的蒙古特遣諸軍。他的諸子跟他報告錫爾河線上的戰果。

撒馬爾罕是沙王最堅固的城池。他又著手在外圍建造一道巨大的新的防衛城牆。可是由於蒙軍的行動太迅速了，便來不及完成堡壘四周的壁堤。不過原有的防禦工事已是銅牆鐵壁，共有十二副鐵門，側翼皆有高塔和碉堡護衛。再加上二十頭武裝大象，十一萬武士戍守（由突厥人及波斯人組成），人數遠多於蒙軍。因此，成吉思汗便決定長期圍城，召集城外居民和自布哈拉進來的俘虜加入行動。

假使沙王坐鎮留下，或者有勇將如帖木兒馬立克（Timur Malik）者主守城池的話，撒馬爾罕但有一日糧，必可守一日城。可是蒙古快疾的行軍和整嚴的佈陣，著實嚇壞了沙王的臣民。城頭瞭望，但見遠處滾滾人馬，大批的俘虜過陣，還誤以爲是蒙軍，人數多過城中守軍。守軍曾經出擊過一次，却中了蒙軍的埋伏，片甲不回。城中人大爲心寒。於是城中長老，博學之士於蒙軍

正擬發動攻擊之清晨出城請降，城中三萬突厥族康里人（Kankali Turks）也陰懷去就——繳械脫甲——結果却悉遭蒙軍於夜晚屠殺。蒙古人從不相信花拉子模的突厥人，他們是叛主求榮的賣國賊。

撒馬爾罕的居民中，除工匠及壯丁分撥諸軍服勞外，其餘百姓皆命悉歸住

新疆之旅

(六)
(續)

臺克曼作
宋念慈譯

第十章 跨越帕米爾的冬季旅行

由新疆到印度之路

一般隊商從新疆到印度的正路，為自葉爾羌起跨越喀喇崑崙山脈，經由列城（Lah）而通往克什米爾地方斯利那加（Srinagar）的道路。這是世界上最困難的通商道路之一，人們須跨越海拔一萬七、八千呎高的達坂，荒涼的崑崙山脈和該一山脈中的完全無人地帶，旅人和負荷貨物的馱畜，多因饑餓和困難而倒斃。雖然如此，夏季仍有一隊接一隊的隊商，試圖通過這可怕的山岳障礙。

另一條道路是穿越中國帕米爾、下罕薩峽谷而出至吉爾吉特的，它較前者為直，乃印度和新疆之間的自然交通線。吉爾吉特街道的國境達坂，不過海拔一萬五千五百呎。這條吉爾吉特的路線，在好幾天的行程之中，都是和帕米爾的蘇聯國境平行，或與其接進而走過的，因為存在着補給食糧和政治上的困難，歷來主要地都僅祇利用其為英國駐喀什總領事館和印度之間，充做聯絡的公用道路。這條道路和其他許多亞洲的細路一樣，與其說是路，無寧說不過是穿越幾百哩山間的方向指示。抵達罕薩（或譯「洪查」）之後，方在山腰闢了一條寬約一呎內外狹窄步道，做為立足點。從喀什橫貫中國帕米爾和崑崙山脈，再下罕薩峽谷而出至吉爾吉特，旅程須一個月。而自吉爾吉特再越喜馬拉雅，至斯利那加，再進而至印度行走汽車的公路和鐵路，則需時半月。但驛程很短，有時一日的行程不能超過十二哩，行走二十哩以上，則屬罕有之事了。

以上兩條道路，通常通行時間都限於夏秋兩季，即自五六月到十至十一月之間。但領事館的遞送人，總是想盡辦法讓它全年通行的。我們到吉爾吉特的冬季旅行，於元月九日抵達。在我的經驗中，這是一次最寒冷的旅行，通過吉爾吉特到斯利那加正路，越過喜馬拉雅的達坂，已為雪封閉，不能通過了。

接連新疆與印度的道路，就是這種樣子。在這條路上旅行之人，無論何人都會充分認識阻礙越界通商的天然障礙。我們所走的吉爾吉特街道，是這兩條

所。不過大約一年後，他們又被迫徵召服役了。
在耶律楚材記載中，關於撒馬爾罕的這段，他說到：「但見數十里間，果園遍佈，處處花圃，條條溝渠，清泉四溢，或方池或園圃，縣延無斷。撒馬爾罕，誠世間飴人之天堂也。」（未完）

路線之中，比較短的一方，我相信它也是較艱較少的一方。可是若是為隊商開闢一條相當的道路，且予以維持，那花費就必定可觀了。假如中國政府要願意合作，來對中國方面的達坂道路加以修築改善，無疑，印度政府對這條道路的印度部分，也會有同樣準備的。但在中國所支配的地域，自太古時代以來，都是任憑隊商自行盡其全力，以便發現其自己的道路的。在老大的中華帝國全體，年年歲歲，都是走的馱獸行列，若是旁的國家，雖僅由獵戶和登山者所行走的山路，也要由人們蜂擁而進，前仆後繼地攀登了。

列城和吉爾吉特街道

我們一行，比我的預定表遲了八天，於十二月九日由喀什噶爾出發。我所騎的是一匹因能小走而被選中的，如同山嵐一樣的土耳其馬。中國人和其他大部分的亞洲人，在長途旅行時，經常都挑選能夠巧妙小走的馬匹，我也根據經驗，學會了同樣的挑選方法。可是無論小馬怎樣好，當人們每天騎在這匹不知緩慢常步走、和快步飛跑的動物身上時，總是感覺厭倦。我的那匹土耳其小牝馬牠在一小時能走四至五哩，在多石的罕薩峽谷裏，牠馱着我一直走到蹄腿疼痛。

塔什瑪力克

我們穿越喀什平野，於抵達山腳下的一個名叫塔什瑪力克的村落，短短的旅程已經重複了三次。喀什地方雖然幾乎沒有雨雪，但我們經常感覺到我們的旅行大概要在天氣轉壞時開始，等我們走向塔什瑪力克的途中，大抵都是降雪之天。這是個愉快的旅程，每夜都圍爐烤火。投宿在乾淨的維族人家，唯一缺點是這些房子都沒有窗子。可是因為在窗子外都附有木製百葉窗，所以我們於黑暗和寒冷兩者之間，便必須有所選擇了。

罕薩人畢科老頭

我們一行人形成了一個大旅行隊。除了我本身之外，還有我雇用的漢人和

蒙古人（我應許將他們全由印度遣歸鄉里），維族馬夫、護送我到塔什庫爾干的領事館醫生，和領事館一位叫哈費芝的傳令兵，最後還有一位令人難忘的畢科君。最後這位先生，乃是帕米爾中國方面的邊界市街、塔什庫爾干罕薩地方的土司代表，在喀什介紹相知。當時我對他的來歷和重要性還不了解。後來他乘馬隨我而行，纔知道他是奉了土司之命，一直跟隨我到罕薩來的。畢科是一位罕薩出生、滿臉皺紋的老人，乘着一匹倔強而不知疲乏為何事的小山馬，每逢有必要找他的時候，他必在身旁，他是難關的道路嚮導，他想出辦法克服了路上的諸多障礙。他的幫忙非常貴重。自從我們打喀什出發之日起，直到抵達吉爾吉特之日止，有關旅程的細節，和在各投宿地點，所應補給的食糧燃料等項，實際上都是由他來負責照料。

塔什瑪力克

我們在塔什瑪力克沿着多石的山谷，攀登狹窄的給茲隘路，自新疆平原進入了通往帕米爾高原地帶的山間。（經由給茲隘路的路線，僅能在冬季使用。因夏季河水深，不能通行，經由奇奇庫力克達坂的若干繞遠路線，均通往塔什庫爾干。）現在旅行更加費事了，一天的旅程變得長，道路也愈來愈壞。蒼白的陽光射透了粉雪翻飛的霧，天氣異常嚴寒。夜間華氏零度，中午最高達華氏十四度。道路是令人氣惱的，沿着河床行走的亞洲式的小路，行人要渡過漫無涯際、業經凍結了一半的水流，而時還要照樣走回。無論何時渡過這種水流，總是一種冒險。因為小馬將渡過河邊凍了的冰，而跨進急流之中，河水浸到肚帶，牠的四條腿不得不在河床裡的岩石和玉石之間淌下的寒冷急流中蹣跚前進。不久，小馬的週身已經像用冰塊繫上了花飾，我們的腳和鎧，也都凍滿了冰。幾條由上路下來的犛牛，從我們面前經過，身上懸垂叮噐作響的冰溜，蔚為壯觀。

走到頭開雖僅二十一哩，但却用了整整一日時光。那兒有似乎由雪和霧氣中浮出、且被巍峨高山所環抱的一座小屋，和幾頂看著可憐的吉爾吉斯型的帳篷。我們的提囊都被冰包住，在打開提包和行李鋪蓋之前，必須把冰首先溶化。這是此後好多次寒冷而不愉快的野營之最初的一次。

給茲隘路

次日到了給茲，前進了十六哩。在這裡的岩石和雪的巨大斜面之陰蔽處，有一羣由泥濘築成的小屋，和為迎接我們而搭起的兩座包。在我們停留於帕米爾期間，每夜都睡於這種吉爾吉斯的包內，這種包是用木頭框架所撐起的毛氈圓形天幕，它和從東北的邊境起，一直橫貫亞洲到歐洲俄國的喀爾瑪克人居住區域、蒙古人或新疆吉爾吉斯人、乃至哈薩克人等之所製做者，完全相同。從給茲起，道路是由屹立的岩石和雪壁所包圍，它和帕米爾的平面視界寬

廣豁谷相連，進入了多石而長的隘路。因為這一天我們似乎已被忠告旅程將要費盡折騰，所以在黎明前便出發了。在天明之後，我們冒着迎面吹來的強風，通過這條岩石的隘路，在膩煩的情形下，彎彎曲曲的前進。每逢轉彎拐角，必要禱告就此結束這段路程，可是往前剛一行進，但覺風勢較前更冷，在岩壁之間又出現了一段新的土地。兩頭小馬都滾落斷崖下面的流水之中，但竟有奇蹟一般（我認為是如此），毫未受傷。不過這却使行李隊遲延了一小時。

帕米爾的湖

處處都有冰河，也有聳立於岩壁之上的雪和冰峰。終於走到峽谷的水源，從那裏再往相當平坦的開闊地，而抵達了以雪山為背景布倫湖。那裏曾有中國古代的堡壘狼臺。我興奮異常，但走到跟前一看，它已荒廢不堪，無人居住。因此，我們不得不更費一兩小時，繼續進行到布倫湖對岸吉爾吉斯的野營地。

我們約繼續行走了十二小時，於午後五時稍過，抵達了那裏。這一天冒着烈風通過給茲隘路的旅程，在我的經驗上，可說是最寒冷、最困難的一次，在記憶中永難忘懷。我在途中的大部分時間，都身穿蒙古羊皮長袍，騎乘小馬。因為在海拔一萬二千呎的高度，我認為不可能穿著一切感覺必要的被服，那就是厚毛線衣、皮背心、上衣和羊皮長袍步行。我們為了等待行李隊，又費了三個小時，其間便在吉爾吉斯的包裡，坐飲熱奶，精神之愉快，無以復加。

雪山、貢古魯和穆士塔格山

現在我們已到了中國的帕米爾，它很像我們預定旅行的西藏高原地帶，是一個平坦的山谷土地，平均高度海拔一萬二千呎，到印度邊境還有八天行程。有關帕米爾的記載傳說，我曾讀過很多，這次終於獲得機會，作一番實地觀察，深為高興，說實在的，對一位旅行家來說，還有一個人不願在他死前，前來造訪這一非常有名的地區，亞洲之屋頂者麼？誰不願看看這與都庫什、崑崙、和喀喇崑崙諸山脈之相合，中國、印度、蘇聯以及阿富汗互相接壤之地？誰不願看看這塊中亞充滿傳奇浪漫情調之地？由這個地名，令人想起低窪的高原、野山羊（註）、未開化的山地男子，吉爾吉斯的遊牧民、俄國的陰謀、哥薩克、以及中國官員等等，種種幻影湧上心頭。我對這一地區，由前此所讀的書籍，心中已經描繪出一幅畫像，它和眼前的現實，完全相似。不同的地方僅是周圍的山，比預想者還要高，山谷則更為寂寞荒涼而已。可是大部分我所讀過的旅行家著作，大都是在夏季縱貫帕米爾，是以所描寫者，多為有關這一視野廣闊高原的綠色牧野、花草和野營生活的快樂情趣。但在隆冬之際，風景就非常不同，它已變成了不毛的、由白雪所掩蓋的荒野，那裏的嚴寒，為前此向未經驗，寒風吹到肌膚上，宛如針刺，無論何時寒風總像由迎面吹來。

註：一種大角野山羊（Ovis Poli）或譯「字羅羊」，典出馬可波羅遊紀，因波羅而得名。

在此十月之間，一直到我們越過邊界進入印度，燃料是我們一項最緊急的問題。據我所知，帕米爾的燃料最不充分。犛牛之糞極少，可做薪柴者，主要係靠一種貧弱的沙漠灌木，這種灌木即使你連根燒，也無非像麥草一樣，所以在蒙古包的天窗之下燃燒的火，就必須繼續補充。而由火所發生的熱與煙，和通過頭上天窗所滲進的寒氣相競爭，兩者的力量往往懸殊，不成比例。在我們多次的帕米爾野營生活中，溫度表在包外，幾乎無暇再思想其他問題。同時錄。燃料、火、和空氣——這叫人在帳幕之中，會有過零度到零下二十度以下的記錄。必須經常注意木柴根是否燒得適當，並對它所發生的火焰不斷加以撥弄。

在這種無依無靠的情狀下，我從緩遠帶來的廚師劉國強，仍舊能給我做出美味的羊肉燉菜。這頓晚餐和吉爾吉斯的優良牛乳，無論天氣如何寒冷，或身體如何疲乏，都成為我們享受和希望所寄的焦點。

從布倫湖出發的翌日清晨非常寒冷，但有陽光，午後風也息了。我們加快腳步，沿着湖岸橫過平原。在左方出現了巨大光輝奪目的冰雪塊，由地圖的指示知道它是標高二萬五千呎的貢古魯山。那一夜我們便在巴西湖岸吉爾吉斯的野營地尋找到好夢，我們在帕米爾所會經過的住宿，以此處為最好。因為普通款待我們的，總是在特別搭起的帳幕中睡眠，所以很難找到住家的溫暖和快樂。可是在巴西湖，我和醫師却在具有箱子、氈子、毛皮等的鋪墊，設備良好的頭目帳幕中，睡了一夜，在這一帳幕中有一個吉爾吉斯青年管理柴火，他也給我們燒了犛牛糞，門旁角落裏有兩頭小羊遊戲。

接着，我們走到了海拔二萬四千呎，在山谷的另一面矗立擋住去路的巨大雪的隆起，這就是穆士塔格山，「雪山之父」了。這處在一個新疆很常聽到的地名斯帕西，亦即叫做「水源地」的野營地之附近，散亂着無數野山羊（Ovis Poli）角。可怕的烈風，由南方吹來，寒冷不堪。由帳幕入口通常均作北向這一點看，風似普通均由南方吹來者為多。

通過穆士塔格山的肩峰時，越過了自從離開新疆平原以來，最初的輕鬆遠坂。從遠坂頂上望下，這一由雪和冰河所造成的驚人景觀，曾使我作了一番精密的觀察。在山的這一邊，宛如在世界的幼少期間，因某種巨大的隆起而將峽谷拉裂，形成了可怕的巨大裂口。

這夜我們安歇於遠坂下的喀喇蘇。該處僅有一座吉爾吉斯的破爛帳幕，我們住在裏面雖然心情惡劣，但仍小心謹慎中，過了一夜。這個帳幕和帕米爾的大部分帳幕一樣，因為過於寒冷，夜間簡直不能脫衣。另一方面，有關洗滌，不是減至最小限度，便是完全不洗。夜間的安排極為簡單，熄滅了柴火，拉下氈子關好帳幕的天窗，合衣鑽進羊皮睡袋便算了事。

由喀喇蘇下降兩千呎到塔嘎爾瑪，這裏有了耕地，並有星散的土牆人家，

和一些樹木，我們過了一個比較暖和，也可以說是比較不太冷的一夜，沿着在峽谷中流淌的塔嘎爾瑪河前進，來到了帕米爾的重要地點塔什庫爾干。漢人的縣長和長相類似野蠻人的塔吉克人一隊，出迎我們於路上，在吉爾吉斯的帳篷裏，用茶和羊肉饗客。從此進入了部落，該處是原野中的綠洲，我們和其他英國旅行家一樣，一同都投宿於身佩先帝喬治五世陛下五十華誕紀念章，一位令人尊敬的印度人阿克沙爾的土牆房屋之內。

塔什庫爾干——蒲犁

塔什庫爾干我們稱之為薩利科爾，中國人則叫做蒲犁縣，它是中國帕米爾地方的縣政府所在地，是在通往印度道路上最後的中國縣政府之中心地，也是舊日中華帝國全幅員最為寬遠的地方行政區域。它的街市是土牆人家的聚落，位於業經開墾之平地的上方山腰，一個在大戰前為俄國所佔領的遺物古老堡壘，由上面向下俯瞰着。周圍統是由散雪覆蓋的岩石山。西方的山成為和蘇聯搭界的山脈。過去，蒲犁一地有時竟多少負荷着中亞政治風暴中心地的榮譽。一八九一年被印度政府放逐的罕薩（亦稱洪查，又名坎巨提，乾竺特或棍維——譯者）統治者沙夫達爾·阿里，即與中國人一同逃亡於此，其後俄國人越過本國國境，用哥薩克兵佔領了此地。現在這一地方事態，又發生了麻煩。因為中國方面的統治力量薄弱，而居住於比鄰塔吉克斯坦蘇維埃共和國的阿利安山岳居住民族之此地的塔吉克人，又逐漸受到來自國境彼方之破壞的、而又不負責任的影響。其結果，與印度之間往來的英國通商和旅行者們，都蒙受了障礙和麻煩。關於這件事的解決辦法，還是和有關新疆的其他許多困難一樣，有待於中國強力支配之復活。我們訪問當地時，一位由迪化剛剛赴任的年輕而無經驗的漢人縣長，對於難以對付的塔吉克人民衆，幾似毫無支配能力，處境極為困苦，往昔，這種邊遠孤立國境地區的官職，均經考試給與資格，直接由北京任命，但在大清帝國政府由教權政治的壓力所支持的時代，這種情勢已經有了極大的差別。

不依克和俄化的塔吉克族

從喀什噶爾跟隨來的漢人和維族衛兵及醫師，在此和我話別，歸返原地，我們則繼續向印度邊界前進。十二月二十一日離開了塔什庫爾干。五日之間，一日行走十至二十哩，在平坦的帕米爾山谷裏，漸漸前進。每夜都投宿於吉爾吉斯的野營地，地點是「由古路」、「達夫達爾」、「不依克」、「明塔曼」（又名「明鐵蓋」）、「卡拉烏爾」、「洛普嘎芝」等。每在一處投宿，即較前處為高，而山谷則越來越窄，冰雪則逐漸加多。當我們攀登帕米爾時，右方是和蘇俄劃分國界的岩山山脈。在山那一邊，僅有半日行程之處，有蘇俄名叫基吉爾·羅拔特的宿站，據傳說，此處即中國帕米爾地方塔吉克人間的紛擾

根源。俄國的哥薩克，無論任何時間，祇要他們喜歡，是可以隨時侵入塔什庫爾干的。但是這種粗笨的政治侵略方法，早已不為沙皇繼承人的蘇俄所採行了。這條帕米爾道路，乃是印度與新疆間的自然交通線。我們通過了經由給茲隘路的道路，仰見穆士塔格格的雪峰，自喀什噶爾前往邊界分水嶺的途中，僅有一小的達坂。自塔什庫爾干直向正南，都繼續是平曠眼界的寬廣山谷，通過了有土牆的人家，有些小得不堪的部落，達夫達爾後，山谷突然狹窄，宛如突入於岩石的國境山脈，往山的中間再轉而向右。在這地方也不斷遭受迎面吹來的烈風。途中我們到過吉爾吉斯頭目的帳幕小坐，吃些上好的吉爾吉斯麪包和幾杯牛奶，振起精神。那雖然是一種貧窮的住所，可是在戶外被帕米爾寒風侵襲之後，它仍然不失為一個暖和而快速的避難場所。

由不依克起又有一條細道，向右方越過國界的山嶺，而通往蘇俄基吉爾、羅拔特，不依克地方有石造小屋，由塔吉克兵駐防。更往前進，在「明塔曼·卡拉烏爾」——下一個野營地——的附近，會見了塔吉克兵的隊長。他腰掛手槍和子彈袋，穿著俄式皮革衣服，像一幅圖畫一樣，無論怎樣看，總像一個流氓。這位紳士是這個地方的有名人物，是出身於瓦坎的阿富汗人。長時間居住在蘇俄，現在與邊界那方面的某官署——縱使不是在他的指揮之下——協調，在塔什庫爾干塔吉克人副縣長（他也是個曖昧人物）之下活動。

中國帕米爾的現在情勢，因為難得要領，故無法下一明確定義。這乃是由於中國方面的統治無力，以及有關方面的現狀和在民族精神上存在了某種變動性。例如，我們在明塔曼·卡拉烏爾所會到的俄化塔吉克人，便自稱係中國軍官。其實能夠確認他這種表示的，唯有中國當局而已。從外觀方面說，此塔吉克人確實是由塔吉克斯坦所派的官吏。但無論如何，蘇俄和中國帕米爾之間的國境，自民族立場看，乃是人為的，而屬於同一種族的民衆，則又分住於兩國。

艱難與酷寒

耶穌聖誕節那天，我們從明塔曼·卡拉烏爾到洛普嘎芝，走完了中國境內最後野營地的短暫旅行。這時已到了海拔一萬四千呎或更高的地方。一片亞洲屋頂的風光，除了岩石和水以外沒有任何東西的荒野，因為谷間的地盤隆起，環顧四周羣山，已低為丘陵，寒風在結了冰的雪上呼嘯橫掃而過。我逐漸開始感覺到抵抗稀薄的空氣和寒氣同時侵襲來之困難。當夜間因呼吸困難而醒來時，痛感空氣之稀薄。當這種無精打彩之時，我對於年過五十之人，再試在冬季作橫貫帕米爾高原之旅行，認為已屬過於年邁。清晨在燭光下起床，也是一種費力的工作。因為在焚燒柴木的煙火之中，在帳幕裏要等到氣溫上升到冰點上下，方能起床。可是一行之中，表示不滿者，僅我一人而已。半生都消磨於帕米爾道路之中的畢科老頭子，和維族的馬夫，甚至在零下四十度或更寒冷的氣溫中，實行野營如同家常便飯的兩位蒙古人塞拉特和喬木恰，或如和一切漢人

同樣，在任何場合對不可避免的困難，都以冷靜態度處之的漢人們，對於這種情事，全視為家常便飯。向未卸下過毛毯和鞍子的小馬們，雖終夜呆立於風雪之中，但仍似滿不在乎。

到洛浦嘎芝後，我們便接近了新疆與印度的邊界，明塔曼達坂的山麓了。奉到喀什命令的塔什庫爾干縣長，為了協助我們翻越達坂，特命在此徵集一隊犂牛，所以我們的小馬，也得以不馱行李而走路了。

翻越明塔曼達坂

聖誕節的翌日，我們凌晨即行出發，一直到山麓在平坦的山谷之間，都像在爬行一樣地前進。我的週身直到眼睛全用羊皮包裹起來，騎在由一名吉爾吉人所牽的犂牛背上，簡直形同行行李貨物一樣。這名吉爾吉人的鬍鬚，都結上了冰柱和冰塊。一兩個鐘頭之後，達到了達坂下方，從此便在冰雪之上，一跌一滑地往上攀登。倘無犂牛，這種地方絕無運送貨物之可能。寒氣逼人皮膚如刺一般，所幸幾乎無風。透過粉雪的霧，看到了明塔曼的冰河和其周圍的山峯。我的犂牛一向傾斜的角，變成了水平，終於達到了頂上。在我們背後有並立的帕米爾丘陵，前面有形如鋸齒的岩山之峯海，罕薩和喀喇崑崙山脈。在達坂的頂上，我和畢科老頭肩靠着肩並立，向印度致意。

終於進入印度

越過達坂的下坡，是沿着冰河的，非常陡峭。隨後我們便抵達進入印度後初的投宿地點。這個名叫固爾卡佳瓦因，是一個有石造小屋的野營地，我們在這裡住下。罕薩地方的密爾，為了接待我們，特別送來了柴草。而幾天以來，小馬既初次獲得了飽食，我們也獲得了充足的燃料。

明塔曼達坂海拔一萬五千五百呎。地當帕米爾高原稜角之上，崑崙、興都庫什、喀喇崑崙諸山脈在此相合，降水向三方面分流，入印度河、阿姆、塔里木三河流域，成為其結節點。距此不遠的西方，有一個名為基里克的橫斷路，它和蘇俄及阿富汗的國界相接，道路雖然較好，但稍高且長。

第十一章 通往印度之路

罕薩的街道

由明塔曼達坂到吉爾吉特的道路，是沿着罕薩走的。棍維河乃在喜馬拉雅的高山，且與之互爭雄長的雪峰，以及在世界上可稱為最大之一的冰河之間，喀喇崑崙山脈大裂口之間所奔流的河。降下這一可怕峽谷的羊腸小道，正在河的周圍，甚為配合。這一羊腸小道是一條狹窄的步道，大部分在山崖的邊緣，或在山腰鼓出來的部分，昇降絕壁，涉渡急流，攀援谷底的岩石或玉石之上而

過。很多地方不斷發生地表滑落和岩石崩落的危險，有時沖壞了羊腸小道，如恰巧有倒霉的行人經過，那他便也會被水沖走。

根據計算，由達坂到吉爾吉特，需十二日。故一日之行程很短，普通一天僅走三小時至四小時。許多天都很容易把行程延伸到兩倍，可是因為我們已經疲勞，所以也就得享受一番。喬木恰和畢科老頭結成了伴侶，我在馬鞍的口袋中，帶着盛滿熱水瓶的咖啡和若干食物，經常在中午或中午稍過，抵達下處時，便進一頓愉快的飲食，一方生火取暖，一方等待着塞拉特和哈費芝所經管的行李隊之到來。如果把道路的惡劣一事，置諸不談，則這次的旅行是輕鬆愉快的。進入印度以來，最初的投宿地點固爾卡、家瓦因，也在海拔約一萬四千呎的高度。當天清晨，我的寒暑表指着華氏零下十三度。這是我們經驗中的最後酷寒。自此之後，直到吉爾吉特，完全是走的下坡，所以每走一日，便逐漸降到較低處所，而我們也懷抱着能夠到達一個較為暖和的住處之希望。

牟魯庫西

最初的一天旅程很短，陡降了岩石和冰峰之間的峽谷，抵達了具有更為開闊谷間的牟魯庫西。自離開新疆以來，至此乃初次看到樹木。旅人至此乃得初次投宿於印度的驛站宿舍。這種宿舍和道路一樣，統歸洪查的密爾所有和管理。在通往新疆的途中，處於一端的這個牟魯庫西驛站宿舍，雖極為原始，但在四方仍有牆壁，和暖爐與柴火，在經過了高原由帳篷所吹進的邪風，和用柴木焚火的經驗之後，這處還被認為是奢侈的了。我以愉悅的心情在爐火之前落坐，接過由駐吉爾吉特的政務官卡克普萊德少校所送來的最初郵件，我在閱讀書信和新聞中，度過了這一午後。夜間又蒙卡少校的家人和密爾的好意贈送了新鮮蔬菜和麪包，以及罕薩所產的水果，打了一次牙祭。

卡少校知道了我曾在喀什得病，他親切地和地方行政單位商議，派醫生到牟魯庫西來，並請他護送到吉爾吉特。巴爾巴達爾，達爾副軍醫官，似屬於克什米爾衛生隊，因充罕薩軍醫而臨時退役。他在罕薩的活動和責任，從監督這一藩王國之住民的公共保健起，到診療貴族婦人，有多方面的活動。但托天之福，我並沒有什麼必要請求這位印度紳士醫生服務之意。可是他在其他方面，對我却有很大幫助，而同時一路上他非常風趣，竟成了投緣的朋友。他以一位攔雜在同教徒山岳居民之中的印度人之身分，其見解既客觀又公平。他的話，對罕薩人充滿着奇警的語句和辛辣的觀察，他曾被人批評為『野人羣中的印度君子』，我認為值得稱許。

危險的崖道

再往前進，在稍稍下降山谷之處，出至密斯曼。這處與其說是罕薩街道的真正始點，勿寧說是終點，這是河上最遠的部落和耕作地，也是印度電信線的

終點。當然，密斯曼在夏季是可喜的，但在隆冬之際，四周為荒山、岩石暨雪的斷崖所包圍，僅有少數的小屋散布各處，和少量攔石子的田地，無論從那方面說，都是一個荒寥的地方。

在密斯曼，我對前往印度平原之旅，看出了門道。布爾吉爾達坂確於冬季被雪封閉，到克什米爾的路線是不通的。關於這一點我早已想到，不過我還想由通往芽沁和奇特拉爾的道路走出。這是一條要分開雪強行，長而遲緩的旅路。這時，忽然來了個出人意外的幫助。我獲知印度政府爲了接連我，特派了一架飛機前來吉爾吉特。

因為現在已經知道前途無論走至何處，均一定有可資休息的房屋，所以便將携來的蒙古包留在密斯曼。我們這架蒙古包，在新疆省內，或在大抵都可利用吉爾吉特人帳幕的帕米爾，頗少使用。可是我對這曾經供我無數次在蒙古戈壁上，夜夜躲避風寒，並供給給我舒適的避難場所，可愛的氈裏之家，實行告別，真有些依依不捨之情。

從密斯曼到基爾恰的次一行程，是罕薩街道中的最難處所，於搖搖欲墜的懸崖上，鑿開的一條步道，很多地方寬僅十八寸。夏季由吉爾吉特通往新疆的路線，在為旅客開放的時期，恐怕其狀態較為良好，但在此冬季，很多地方是不能通行的。我們在途中所走的大部分，羊腸小道非常危險，不能騎馬，祇能步行，在五小時之內，祇能前進十三哩。到了基爾恰，進入休息所烤火、進午餐，一面等待行李隊的到來，一面從事休息。正在等得焦急難耐之時，天色已黑暗下來，這時忽然有一行中的一名華人趕到，帶來了旅馬隊的消息。據報，一匹小馬從小道上滑落，斷崖上的小路因而崩頽。因此，爲了拉上小馬和行李，和修復細道，耗費了幾小時，因天氣已臻薄暮，故塞拉特與哈費芝便不得不在此峽谷之中，與行李一同露營了。

那一夜我和巴博士吃了一頓奶油過多、極不可口的印度晚餐，可是饑餓是比任何東西都促進食慾的呀！

我們毫無辦法之餘，祇好在基爾恰呆上一日。這是因為直到正午，行李隊仍未到達。這個村莊是上部罕薩之代表的，無論從任何方面說，都是非常貧瘠的土地，居民們要從沙石很多、土質惡劣的土地，爲了謀求生計，因而不得不賴以實行困難之鬥爭，更因為五穀與肉類的不足，故不得不吃食杏乾，以資補救。但是這天午後，村子裏有家舉行婚禮，有音樂和跳舞的場面，很是熱鬧，所以我們也都一齊前往參觀。出席者有蒙古人兩位、漢人四位、英國人一位、印度人一位、維族人六位，另外則是罕薩地方的村民——這些羣衆真正是世界性的。

大巴都拉冰河

在此後的數日之間，我們繼續在河的峽谷中前進。於開帕爾與帕斯之間，

我們渡過了大巴都拉冰河。這是一個由石頭和沙礫覆蓋，污穢而呈蒼灰色的巨大冰塊之堆積。渡越冰河的道路非常凹凸不平，可是我並未費多大氣力便渡過了。我之所以能如此順利，還是因為當地藩王爲我準備了一條犂牛，我乘了牠，纔意氣揚揚地到達了彼岸。巴都拉冰河全長三十哩至四十哩，我們渡河的地點，寬約一哩，爲世界最大冰河之一。

從此開始，道路稍趨良好，但是攀登懸崖的困難，仍爲數極多，而自此下降到峽谷的道路，因斷崖而遮斷。此等名叫帕利斯的山崖，有時從河往崖上的彎曲小路攀登，竟高達一千呎或超過千呎以上。這是罕薩街道的特徵。

古爾密特和罕薩人

在古爾密特附近，有一位身穿罕薩織的長衣、戴帽、並着 Knickerbocker 短褲的青年來迎。他是密爾的次男，他的一家人全都是敏捷的獵戶。他爲我們召集了一次村子的音樂舞蹈晚會。罕薩人和其他中亞人一樣，都很喜愛這種聚會。他們是一種有趣的民族，與其說他們是亞洲人型，勿寧說與歐洲人尤爲相近。他們統治者的家，自稱爲亞歷山大的後裔。他們的衣服很爲特殊，是褐色或白色粗線的手織物，服裝以類似長袍帶有長袖的上衣爲主，頭戴類似頭巾之無邊圓形小帽。男人騎術高明，他們的民族遊戲是馬上球戲，可是在這地方玩這一把戲，騎在山羊身上比較騎小馬尤爲適宜。這一點，令人想起真覺奇妙。古爾密特的宿處，周圍由石壁圍起，這是建築於一塊細長馬球場空地上的。但是冬季並不是罕薩地方的遊戲季節。

三個帝國接壤之地

在通過罕薩地方旅行之中，我再度讀了一部有關旅行與冒險的古老名著『三個帝國接壤之地』(Where Three Empires Meet)。這本書是卡克布萊德少校心靈手敏地放進寄給我私人郵政信袋內的。著者耐特氏是位新聞記者，他曾於一八九一年的罕薩-拿噶爾戰爭中，亦即這兩個邊境小國，接受責難而遭平定的戰爭時，從軍之人。直到當時，這兩國國民都是以掠奪中亞貿易隊商爲生的。戰爭的結果，首都巴爾梯特(Balit)被佔，在前密爾的沙夫達爾·阿里逃入新疆時，耐特曾被派在一小部隊中，從事追擊。耐特和這一部隊，和當前我們的情形一樣，也是在隆冬之中跑到這遙遠的密斯戛來的。他正像從當時起四十五年後我所經驗的一樣，也寫下了到密斯戛途中的難關——行將崩頹的斷崖、山崖的細道、渡涉淌過冰岸間深及馬肚帶之急流的小馬，以及其他，一切完全相同。

巴爾梯特

一月四日，我們行抵罕薩地方的首邑巴爾梯特。此地有開墾良好的梯田、

灌溉水渠和樹木，可見居民生活水準較高的徵候。巴爾梯特的夏季景色，曾屢經遊人記述，杏樹的枝頭壓得彎彎地，結實累累，流水、草木和種滿穀物的田地，密爾的城，像畫圖一般聳立着，這是荒野之中的綠洲。隆冬的風景雖爲印象的，但却是絲毫不加修飾的風景。

我們和其他多數旅客一樣，也是備受藩王(密爾)的優遇，在巴爾梯特作了整日的休息。罕薩藩王國的絕對獨裁君主、印度帝國上級子爵、S·T·穆罕瑪德·納吉木·汗，於一八九一年戰爭之後即王位。罕薩在這四十五年之間，在他的統治下，像他的父親一樣，得享和平與秩序之樂——在這遼遠的國境地帶，這決非微不足道的業績。從年齡的比例來看，密爾非常年輕，他長着褐色的鬍子，戴着金邊眼鏡，是位很有品位的人物，他在他的家臣和子孫的擁簇之下，在封建的和家長制的氣氛之中，過着統治者或地方紳士的生活。在我記憶之中，這個家族裡有密爾的長子，那是個中年人，上唇生着兩頭往上翹的紅色鬍鬚的印度步兵少校噶佔汗，和密爾的孫子，能說一口巧妙的英語的二十多歲青年穆罕瑪德·加瑪爾汗，以及密爾的最小兒子，約三、四歲的小孩。最初我對於那個是兒子或孫子，很費了一番工夫。

罕薩的密爾

停留在巴爾梯特的一天，不斷到處參觀並接受招待，趁著餘暇也和密爾在一起吃飯，並作長談。密爾把他豐富的回憶說個沒完，他對走向中亞的邊鄙迴廊，特別愛談。他的話涉及到沙夫達爾·阿里的治世，和他於一八九一年向新疆的亡命起，乃至國境的那一邊的當前政治情況和人物。當天午後，他和我騎上犂牛，一同登上山丘，參觀了罕薩密爾的要塞古老堡壘。我對它的光景印象很深，這一從任何方面看都像仿照西藏式建造的古城，是以有裂縫的岩石和雪的大堆塊爲背景，俯瞰山谷，隔山谷便看到喀喇崑崙山脈中的一個高山，拉卡朋山。事後我們又到馬球場，看了下騎馬射手的競技。騎手是在坐騎飛奔的情形下，以弓射的。滿洲人從前也是習於這樣騎射的(註)，站在旁邊的土民樂隊，在適當的時機還吹奏音樂。入夜晚餐之後，四名青年舞蹈員給我們跳起類似新疆舞(Winon)的卡布爾舞和當地的罕薩舞，以爲餘興。

註：滿洲男子如不能通過騎射的考驗，便不能取得廩米。

與中國的連繫

和中國人主張緬甸、越南三邦暨尼泊爾爲本國之屬國一樣，他們也經常主張罕薩國的歸順。在一千多年以前，中國軍隊曾越過興都庫什山脈，侵入罕薩。這種與古代中國人的緣故關係，直到近年仍舊殘存。在我所住宿的客室裡，我曾讀到密爾的自傳，其中包涵很多有關罕薩和中華帝國的關係和此一地方的歷史，具有興趣的側面觀察。密爾以一青年訪問喀什噶爾，於一八九一年沙夫達爾·阿里

亡命新疆時，再度越帕米爾歸返故鄉。在沙里科夫的中國當局，迎接了這些亡命者的事情，乃中亞歷史中的一件美談。今天它和中國的因緣關係，無非過去的回響而已。而罕薩的民衆和其統治者的眼光，唯有對着印度，因為從地理和民族的任何理法說，它都不得不把眼睛朝向印度了。

由巴爾梯特到吉爾吉特

我們於一月六日從巴爾梯特出發。從此到吉爾吉特僅爲四日的行程。這一罕薩街道的低方面一端，是由政府管理的良好驢馬道路。旅行日漸輕鬆，每當每日的旅程告終之際，都備有桌椅的舒適驛站旅店。現在我雖稍覺疲勞，但精神恢復得更多。任憑旅路已見輕鬆，於每日行程之終點，再沒有比望見宿舍之際那種愉快的程度了。在這邊已成爲相當巨大河川的罕薩溪流上，懸有美麗的吊橋，雖然如此，但自上俯瞰冰雪的巨塊，在比迄今爲止更深、且具有陰氣的、淒厲之峽谷的底下奔流着。我們所通過的土地，首先是在阿里阿巴德，在此又照例訪問了印度人的軍醫院，其次是罕薩。納噶爾戰爭的主戰場尼爾特，隨後是恰爾特，在此我會見了小藩王國的統治者拉甲，他是一位曾於一八九一年事件之中，擔任過一份職務的老紳士。在進入吉爾吉特之前的一個規矩，還要先見一位小拉甲，在此看見了幾星期未曾見的青草。一月九日，道路好起來，故前途僅剩十七哩了。在棍維河的合流點，也是一個山的支脈的轉彎處，遇上了一位騎馬之人。他是前來迎接我的卡克普萊德少校。一小時之後，我們渡過了吉爾吉特入口處的吊橋。到此，我的旅行暫時告一段落。

投宿於吉爾吉特——取道奇特拉爾並與蒙漢諸人道別

我在吉爾吉特住了一個星期，不作任何工作，祇愉快地休息，在卡少校和他美麗夫人的招待之下，一方面等待飛機從印度的到來，也爲我的傭人們行將採取的陸路旅行，稍作準備。從吉爾吉特出向平原地方，共有三條路線。其一是經布爾吉爾達坂至斯利那加（Srinagar），出拉瓦爾品第的汽車路線。其次是經奇拉斯（Chilas）而達哈威里安，再由往拉瓦爾品第的鐵路接連之路線，下餘的一條是經奇特拉爾於諾烏謝拉出至鐵路的路線。前兩者都因喜馬拉雅的達坂，爲雪所封閉而不通。最後的道路，即上溯吉爾吉特河而通往亞新和奇特拉爾的道路，雖繞遠些，但據說還可通行。卡少校爲了我的雇員們，作了爲走這條路的一切準備。一行之中，除蒙語和華語之外，無一人能說其他語言，所幸，恰好這時有一名蕭巴哥上校的用人達烏拉特在當地。他是一個快活而伶俐的罕薩人，他曾隨伴上校到過新疆（註），會說一些新疆的漢話。達烏拉特正在前往印度蕭巴哥處的途中，故託他爲一行帶路。於是這一行人由達烏拉特導引，拿上給沿途關卡的介紹函件，踏雪向奇特拉爾進發。他們在旅途上雖極困難，但均平安到達，於三星期後，又在德里會合。從此遣送他們搭船分別

返回華北和蒙古古個人的家庭。於是，開始於四個月前在北平的結合，至此告終。他們對我忠實而盡職。無論何人再繼續我橫貫中央亞細亞的足跡，沒有再比帶同塞拉特、喬木恰以及其他等人再幸福的了。

註：請參閱 Colonel Schomberg · Peaks and Plains of Central Asia。

狩獵鷹鵝行

吉爾吉特，作爲一個邊境地帶長處極多，但短處幾乎沒有，是一塊愉快的土地。吉爾吉特政廳所管轄的罕薩、納噶爾，以及其他小藩王國的民衆，在四十餘年的長期間，保持了和平，自一八九一年以來全無訴諸軍事行動之必要——這要和西方國境那邊的事態相比較，實有顯著的差別。吉爾吉特爲從印度通往中亞的主要關門之一，掌握內部關鍵者是罕薩人。印度當局對於由不干涉政策而招致的成功，應該十分滿足。對於愛好壯麗至極的自然山嶽和野外運動的人們，吉爾吉特地方的生活，幾乎是愛不忍釋。至於它的短處，就是部落太小，冬季則被完全隔絕，以及因周圍山岳的高聳，而相當遮蔽了冬日的陽光。

冬季主要的消遣之一，即是此地的狩獵鷹鵝，卡少校和他的部下，在巧妙的組織下進行。我爲了打發寂寞的時光，在華北的多石山坡，對於狡猾的沙雞曾作過很多次狩獵。打獵時經常覺得是走在鳥的上面。因爲設不如此，那麼這種鳥必向一面登山、一面從後面山腰喘息攀登的獵人，邊跑邊發出嘲笑的聲音。在吉爾吉特他們非常了解對付鷹鵝的方法，他們用的是驅趕的方法。當我們欣然站在石造的靶場時，驅趕獵物的村民，便從岩石的平地 and 斜面上，把鳥兒趕出。這是打鷹鵝的奢華辦法，是供任何酷愛挑選之人，都能獲得滿足，無論鳥飛得怎樣快或怎樣高，怎樣難打，都必讓牠出現。

當地人的馬球戲

對於需要更劇烈運動之人，在此罕薩·吉爾吉特地方全體的民衆競技中，還有一種素樸的馬球戲（Polo）。我參觀了這項模範競技，他們是以此地的兩個明星，一個是普尼亞爾的拉甲和納噶爾藩王的兒子爲首，以及地方上幾名優秀選手所組成。場地細長而充滿了塵土，這一段段比罕薩村的任何其他地方所有者，均稍寬廣，地面也會平過，此外一切均屬相同。把球撞回和選手碰上的牆，不是木板，而是低的石壁。雙方共選手六人，均無休息，直到任何一方有九分入門，比賽方行停止。這時的比賽已進行了五十分鐘。選手爲了得球，可出任何手段，甚至可以妨礙對方。球打進門後，另一場比賽開始的方法，是由得分的選手，從門將球用跑步運至場的中央，他在此將球向空中輕擲，在它尚未落地之前，以全速力跑來打球，唯在此時不准阻礙。如此種空中打擊獲致成功，則是非常壯觀的。每局比賽的另一特色，是選手如有可能，可在空中用

手捕球，隨即抱球衝入敵門。這時已化爲一種馬上橄欖球比賽。球棒是手製的，狀如鞭子。打球棒的裁判是巧妙的。可是無論怎樣說，成組的打擊過多，破壞各局比賽的氣氛。罕薩式的樂隊在賽程中，一直在繼續演奏，當某一選手發揮了妙技，則樂音也隨着逐漸加強。假如那位選手是拉甲，或出身其他名門，那吹奏的也就更加特別起勁了。

西特洛茵遠征隊

一九三一年橫貫亞洲的阿爾特，西特洛茵遠征隊的拖拉機，以吉爾吉特爲自印度方面所達到的最深入地點。遠征隊的兩架拖拉機，遭遇了非常的困難，費盡了幾乎令人無法置信的努力，既用牽引，又用搬運，好不容易纔把它們從斯利納加弄到吉爾吉特。可是從此它們並沒有再前進到達罕薩街道，自不待言。這一遠征隊的本來意圖，是要經過蘇聯和新疆，從歐洲橫貫亞洲抵達北平的。可是政治上的諸多困難，妨礙了這一計劃的實行。遠征隊的本隊不得已以通至印度爲代替，歷盡艱辛總算把兩輛車開到吉爾吉特。他們從此改以馱獸繼續旅程，通過罕薩，橫貫了帕米爾而進入新疆。他們一行在阿克蘇，和一支由中國沿海地方乘汽車橫貫沙漠的另一隊伍相遇。於是這兩隊再度合流，同返北平（註）。本隊雖然橫貫了亞洲，但並非經拖拉機達到了目的。因此這條喀喇崑崙峽谷——在我有生之年，或仍在繼續擊退工作之中——擊退了汽車的來襲。所以若是取道其他路途以通過蘇聯領土，則由歐洲東西橫貫亞洲，駕汽車前往北平——政治上的障礙又當別論——或有實行之可能。但我認爲爲了實行此種計劃，使用構造優秀的良好汽車，實較任何特許裝軌的拖拉機爲宜。

註：請參閱 Georges Le Fevre : An Eastern Odyssey.

飛越喜馬拉雅山

我於行抵吉爾吉特之初，即獲知將由飛機飛往印度的預定，深感幸運。在吉爾吉特與拉瓦爾品第之間，有橫亘的西喜馬拉雅山，貫穿其間並且是無法通行的峽谷，乃通往獨立的科西斯坦者。英國航空隊，飛越此等羣山前往吉爾吉特，已有多次經驗，但每次飛行均在夏季，唯有這次是在冬季飛行，這還是最

蒙古之「鄂博」

外蒙古有許多廣大平原，一望無垠，大有宇宙洪荒，天地初闢之概，祇有風沙、雪月，混沌不明，行旅苦之。北風捲地白草折，隨風滿地石亂走，中秋節日，已開始飄雪，入冬則大雪紛飛，一片銀白，更使人不辨東西。所賴外蒙古地方，「鄂博」特多，爲行路之人指示方向及路途之遠近。

初的機會。因此，在預定的一月十四日愈益接近的同時，我們也對於氣候加以關切。那是一個晴朗的天氣，可是飛機沒有來，以後纔知道，因爲冒着喜馬拉雅山的惡劣天氣飛行。途中因機翼結冰，駕駛員乃不得不折返原地。次日仍是一個晴朗的天氣，這天早晨十時由拉瓦爾品第起飛的飛機，於正午時分飛抵吉爾吉特機場。若經陸路必須十天至十四天的旅程，用飛機僅兩個半小時已足。

我五十二歲生日的元月十六日，我們從吉爾吉特飛到德里。備有舒適客室的這架阿屋羅式機，是在一個晴朗的午前十點半離陸，片刻之間爬昇到一萬五千呎的高度。由高空所看到的喀喇崑崙和喜馬拉雅高峰，即拉卡坡西、喀喇毛秀、南迦、帕爾巴特等的景觀，真是令人目眩神迷的壯麗。我們飛越奇拉斯的上空，並下降到印度河的峽谷之中飛行。這條峽谷乃在一萬呎至一萬二千呎羣山之間可怕的裂口之底部，像條大蛇一般橫在裏面。地表上是由白雪覆蓋着的嵯峨山脊、岩石、冰峰之海。隨着飛越喜馬拉雅山脈，在前進途中開始見到森林。又見有小部落散處各地。這就是延伸到沿印度峽谷兩側，難以應付的科西斯坦地方。途中有一名土著的獵人，用槍對準了這一飛行很快的標的物，一彈射中了飛機的行李室。後來再沒有發生這種襲擊的危險。阿屋羅號的客室，極爲舒適，同時又有調節氣溫設備，故途中之大部分雖均在一萬五千呎以上的高空飛行。但我並未感覺到有如越過明塔夏達坂時，在同樣高度時，所經驗的不快和惡劣影響。可是坐在飛機先端的駕駛員和機械員，大概一定很冷。

安抵德里

正午時分，我們到達了喜馬拉雅的終端，看到印度河流經黃塵滾滾的印度平原。飛機向左轉，低低地挨進山脈飛過，降落於拉瓦爾品第。在英國航空隊會堂用過午餐，於稍事補充汽油後，又於午後三時起飛。由空中所看到的北印度平原，很與中國的華北相似。爲補充燃料又在拉合爾着路，午後五時再起飛，不多時業經夜幕低垂，萬家燈火了。飛機在無數燈火，輝煌燦爛的光景中抵達了新德里。我們於七時半的黑夜裏着路。從北平到德里的陸路旅行，至此告終。幾乎用了整整四個月的時間。

未完

沈成恒

「鄂博」，初爲游牧部落之境界，無山河爲識者，即疊石爲高阜，上插旗杆，作爲標誌。後則路途衝要之處，輒設「鄂博」，凡行經該處之人，必拾取一、二石，疊在「鄂博」之上，日積月累，自然高大，易於識別，上亦有旗幟，甚至縛一布條於竹杆上，插入石縫，破碎零亂，毫不計較，行路之人，樂於爲

之，有行善之觀念存在。嗣後汽車通行，亦於應認識之地方，築起「鄂博」，即汽車客，亦必紛紛下車，拾石加於「鄂博」之上，視以為常。

俗語說，「路」是人走出來的。交通為建設之母，此一「鄂博」之建於路邊，為開交通之線，實有原始而深刻之意。更以使「路」去掉石塊而成平坦大道，亦具有建設之初意。我中國之泱泱大河，滾滾長江，今日之所以水流通暢，除疏濬外，最原始，亦以去掉石塊，為努力之張本，古時，凡上游船隻至下游者，無論載人載貨，主管官署，不收稅金，船家繳出規定之計重之石塊，即通行，按船隻之大小，計等收取石塊重量，上游之重大石塊，必先運來，為江河流暢原因之一。不意於蒙古，得窺「鄂博」之狀，其與以後蒙古之交通建設，必大有裨助。

「鄂博」之上，立桿插旗，猶如航海之有燈塔，我國陸地上，亦都建塔於衝要，以為識別，行於蒙古草地者，遙望「鄂博」，便利之處實多。有清末葉，有線電報通達於外蒙，沿途立桿架線，頗便於商旅，惟只限大都市，其他仍待築路設站，在未設站有路以前，「鄂博」之效用，仍然存在。

會務報導

中國邊政協會第二十二屆理事第四次聯席會議，於六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五）下午三時舉行，出席人員有許占魁、劉康克、胡格金台、劉學鈞、周昆田、徐東濟、宋念慈、于榮賓、李啓元、林恩顯等，由許理事長占魁主席，李總幹事啓元報告經費收支、雜誌發行情形及其他會務後，即研訂下列事項：

一、有關方面函以新年元旦及農曆春節各項慶賀活動應儘量減免，以表對總統蔣公衡哀奮勵之精神，並檢送「簡化賀年賀節實施要點」一份，請轉知所屬會員查照案。

決定：（一）本會會員於新年元旦及春節不相互拜年，亦不互寄賀年卡。

（二）轉知全體會員查照。

二、六十四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定本月二十日投票，本會會員應屆時偕同有選舉權之眷屬並勸導親友鄰舍，踴躍投票，以重選舉權利案。

決定：（一）本會非職業性團體，又無專任職員，而且會員散居各處，無法派員勸導。

（二）選舉前通知全體會員發動家屬、親友、鄰居屆時踴躍前往所屬投票所投票，以重選舉權利。

三、關於編印蒙文、維文字典計畫前經本會推定人選擬就計畫送由政大審核後

立國於地者，無不祭神祇，立社，任何民族，殆無不然，游牧部落之民，亦同此崇敬天神地祇及鄉社土地，因之「鄂博」成為土地社神之所在，前往祈禱者之聚集地，行經其前，必趨前禮拜。

有每年定期或擇期，向「鄂博」舉行祈禱者，名曰「鄂博祭」，盛況空前，為部落民族一大盛典，猶如關內之廟會，百物雜陳，遊人麕集，賣藝者紛至，醫、卜、星相，應有盡有，漢人藉一物，遍游草地，或售或供娛樂，以博生沽之資，早年初流行「留聲機」，帶有一大喇叭，有唱片，搖出各種戲詞、小曲、雜耍、相聲，關內認為新奇，塞外視為神祕，生意鼎盛，利市百倍，收入為各業之冠，有「鄂博祭」之地方，必有這些玩藝，如趕市集者然。

南船北馬，為中國南北最普遍之交通運輸工具，蒙人善騎，男女均嫻習騎術，「鄂博祭」之舉行，規模稍大者，並舉行賽馬，以舉行「鄂博祭」之鄂博所在地，為比賽之終點，四處部落，一時均出騎士與賽，有一馬雙鞍者，有一鞍雙座者，青年男女，最為悅樂之日，稍遠盟旗，亦有前來參加者焉。

轉送行政院國科會核辦，因該會瞭解本案接洽經過之官員已另調工作，同時該會只補助研究性案件不補助編印性案件，故原計畫已退交政大案。

決定：從長計議另行設法。

四、關於上次會議決定洽請立法院邊政委員會邀約有關人員舉行如何鼓勵邊政人才就業座談會乙事，經洽須待下會期再行辦理案。

決定：仍請許理事長於下會期開議後洽辦。

五、本會總幹事副總幹事籌備年會各項決定事項請核議案。

決定：（一）時間：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

（二）地點：立法院第二會議室。（下略）

六、林恩顯、劉義棠介紹林冠群、黃錦松入會案。

決定：通過，並通知其補繳入會費各伍拾元。

七、胡格金台常務理事提議中國邊政季刊應刊載會員動態及蒙藏匪情案。

決定：（一）年會時提出報告，請各會員隨時提供資料，逕送宋主編念慈。

（二）函請蒙藏委員會按期贈送敵情月報，逕寄宋主編念慈。

八、關於入會費及年會費可否重行考慮案。

決定：大學肄業學生可量力酌繳年會費，但入會費仍為每人五十元。

北邊疆之與內陸，也知邊疆之重要。我國邊疆地處廣大，宗族繁多，資達三萬餘公里，在這樣綿長的國境線外，自眼前的形勢看，到處全由蘇俄源豐富，軍閥重要，陸邊疆的重度。我東北、正北、西北、西南，幾長共產帝國所包圍，外蒙、毛共、南北越，又都是俄帝一手製造的傀儡，亞洲宛如一塊肉，正被俄帝這隻野熊一口一口的吞噬，中國的邊疆更久是首當其衝。所以從我們國家的內陸向外看，我們的「唇」已「亡」了好問題？我們的「齒」焉能不「寒」？我們在籌畫反共復國聲中，怎樣看這

本期刊物載了「邊疆與國防」暨「如何輔導蒙藏邊籍青年及研究邊政青年就業」兩文，專就邊疆的重要性和邊籍青年及研究邊政青年的就職就業問題，有所論別。

關於邊疆的重要性，已無待贅言，因為它們正處於國防的前線，從來自海疆的侵略看，蒙古、新疆、西藏，又都成大後方，也是重要國防資源的所在地，它們自然放棄不得，可是這僅是就物或物力的方面而言，人或人土方面尚未計及。其實人與土才是重要的，我們的古訓說：「一有人力，有土，有土斯有財」，外蒙要不是佔了哲布尊丹巴蘇赫巴托和喬巴山一類的賣國賊，外蒙沒那麼容易便被俄帝吞下。許公魁先生係蒙籍立法委員，亦係本會理事長，他對蒙藏一似應包括新疆一邊籍青年及研究邊政青年各省區就業問題，向有關方面提出呼籲，這是一個有遠大眼光的主張。在政府訓練儲備人才的之際，給這些二十餘年的生聚教訓，但為數仍然無多。邊分學習磨鍊的機會，俾將來光復時期，能為鄉邦的領導和建設工作，貢獻其心力，這是何等重要之事，可惜政府在這方面尚未能做得盡善盡美。許公先生的呼籲，雖係一家之言，然目的在於百年樹人大計，亦足代表全體旅台邊鄉的心聲，語重心長，殊值重視。

中國國民黨自黃埔軍校成立以還，即為韓國革命黨訓練幹部，卒成為大韓民國復國建國之有用人材，我邊籍青年似亦應有此覺悟，在政府鼓勵歡迎下，何不踴躍投考軍校，學習軍事知識，以備將來尉為國用？這也是編者的一點淺見，特貢獻於邊籍青年之前。

周趾元先生是研究歷情的專家，本期為本刊寫了一篇「俄帝嚴密控制下的今日外蒙」，資料最新，條理分明，是一篇有系統的分析文章。

蔡懋棠先生執教臺大，感謝他為我們譯了一篇「元典章中之判例法探索」一文，極為有參考價值。

尚不多見，編者有參考價值。

編者為悼念已故學人趙尺子先生，特拉雜地寫了一篇紀念性文字，未足以表達悲懷於萬一。原邀王枕華先生賜撰一文，向未收到，下期將與周趾元先生大文，同時刊出。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出版

第五十三期

社 長・宋 念 慈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台北縣新店十二張路107巷49號
電話：九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孚佑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襄陽路三十七號五樓
電話：三八一六〇六五